

# 母親的心

宋 桂 煌 譯

K178.7  
5



# 母 親 的 心

宋 桂 煌 譯



# 本書譯者其他譯述

- |              |   |         |
|--------------|---|---------|
| 一· 思想自由史     | 英國伯利 (J.B. Bury) 著                        | 民智書局出版  |
| 二· 科學迷信鬪爭史   | 美國留伊斯 (A.M. Lewis) 著                      | 華通書局出版  |
| 三· 帝國主義與文化   | 英國伍爾夫 (L. Woolf) 著                        | 開明書店出版  |
| 四· 文學研究法     | 英國韓德生 (W.H. Hudson) 著                     | 光華書局出版  |
| 五· 小說的研究     | 英國韓德生 (W.H. Hudson)                       | 光華書局出版  |
| 六· 高爾基小說集    | 俄國高爾基 (Maxim Gorky) 著                     | 民智書局出版  |
| 七· 心理的改造     | 美國魯濱孫 (I.H. Robinson) 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八· 教育之基本原理   | 美國桑戴克 (E.I. Thorndike) 蓋茲 (A.I. Gates) 合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九· 教育心理學     | 美國蓋茲 (A.I. Gates) 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一〇· 西洋文化史    | 英國海脫斯賴 (A.F. Hattersley) 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一一· 美國建國偉人傳記 | 美國賴斐治 (Dr. W. Leferts) 著                  | 正中書局出版  |
| 一二· 思想解放史話   | 美國房龍 (W.H. Van Loon) 著                    | 正中書局出版  |



謹以此獻給我在天的母親



世界上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  
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  
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冰心女士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唐孟郊

# 目錄

- 母親的心 | 愛沙尼亞杜格拉斯著 ····· (一)
- 倚閭 | 保加佐利亞拔夫著 ····· (三五)
- 魯濱舅舅 | 瑞典拉綺洛孚著 ····· (四九)
- 一個孩子的星夢 | 英國迭更斯著 ····· (六三)
- 童心 | 美國毛侖保著 ····· (七〇)
- 小鵲鶉 | 羅馬尼亞伍納栖梯著 ····· (八九)

# 母親的心

愛沙尼亞 杜格拉斯 (Friedebert Tuglas) 著

## 一

礪利特在牀上橫豎不能熟睡下去，始終聽得鐘聲滴滴地響着。

像「不覺得自己的身體」那樣深沉的熟睡，她簡直沒有碰到過。她伸直着她兩隻疲憊的腿子，在半睡半醒的恍惚中，聽得圍繞着她的寂靜的聲音。她的兩脣顫動着，從這模糊的聲音中，湧出了朦朧的軍隊，圍繞着她，像衛兵一般。於是她才有一刹那沉入黑甜鄉中。

她常做這同樣的夢，在漫漫的長夜中，常有這同樣的夢影在她的面前若隱若現，使她駭怕異常。

她差不多往往祇有一個思念，就是思念她的遠在異鄉的兒子。

她和她的兒子之間究有若干距離，她沒有確實的觀念，他所在的地方的情景，她也

不能想像。

她的思緒在那空虛的深淵上漂浮着。這些思緒時而又在她的茅屋前面蕩來蕩去了，毗連她的茅屋的卽一條河流和山嶺，和醒時所見的無異。她沿着河邊前進，時上時下，不知走下去幾千幾百里。這些思緒愈去愈遠，而世界亦愈變爲虛幻漂渺。東西忽而在朦朧中消滅了，樹木立着像藍色的柱子，河內閃爍地像一條金道，天空中在愴怳迷離中蠢動着。在這些神祕的地方上，祇有一樣東西仍是真實的——便是她的兒子。

她明明知道她的兒子是一個樸素的兵士；但圍繞着她的一切東西，在她看來似乎都是神怪地龐大。她看見無數的武士，像故事裏的英雄一般，簇擁着他慢慢地前行。她看見他用手一揮，如潮水般的軍隊便隨即移動着。既而，戰勝了，他走進許多奇怪的城市，在日光下，這些城市像透明的樹林一般。

在瑪利特看來，她的兒子越過越大，似乎是在這征戰不息的數年中逐漸長大的。她的兒子越大，則瑪利特自視越小。她團縮起來，以致體重簡直還比不上一個傀儡。她竟



像一個矮小的侏儒，俯首向着地上，心中却充滿了愛。

她的兒子雖那樣龐大，那樣有力，她自己雖那樣矮小微弱，但她却憐憫着他。他這樣遠離家鄉，使她不能分明地看見他。世界展開在他的面前，但他却既餓且渴。他已富若帝王，但睡的却是光地。烈日曬着他，苦雨打着他，寒風吹着他，使他戰抖。瑪利特情願櫛風沐雨，千里跋涉，把身子投到他的面前，以她的殘軀來護衛他，使他如一個嬰孩安臥在搖籃中一般。

但還有比此更大的憂慮，使她心中充滿了痛楚。

她看見她的兒子受了創傷，正病着，奄奄一息。她看見他臥在一個奇異的戰場上，無人過問，因流血過多，身子萎頓不堪，正在呼救，喉嚨都喊啞了。瑪利特甚想奔到他面前去救護，但她的兩隻脚不肯前行，一步也不能移動；她掙扎着，前俯後仰，終是無效，直弄得大叫起來，她也便醒了。

她每次醒來以後，總不知道她所聽得的是誰的聲音；是她的兒子雅各的呢，還是一



個遲歸的過客買渡的聲音呢，她不能決斷。

她連忙奔出去，看見靠近河岸有一個剛從街上回來的人，或是一個賣唱的猶太人，或是村莊上什麼遲歸的鄰人。但她的已經哭得紅腫了的眼睛，並未發見她所期待的人。

但是，現在渡河的兵士越過越多了，有好幾天中，每天都有許多名經過。有些是從河的這邊渡到對岸的，有些是從對岸渡到這邊的。他們雖有時數人結伴同行，但一人獨行要算最常見。他們都是來自戰場，臉鬚都不修，並且都現着無精打采的樣子。有些不住地咒罵着，誇耀着，有些不做聲，表示着抑鬱的神情。又有些背着袋子，或把袋子繫在韁繩上，給他們的疲憊的馬牽着，每個袋子裏都充滿着綢服，皮衣，和寶貴的物品。也有些兵士不大能夠走動，或乘着農夫的貨車，把手杖放在身旁，兩手因為疼痛而緊握着。

每個兵士，瑪利特都定睛注視着，一似她能從他們的面孔上察出不能以言語表示的祕密來。後來她每當渡他們過河的時候，時常問起戰事來。



但是，關於她的兒子的話，她從未聽到過，因為戰事漫延極廣，兵士的人數比這兩岸的沙子還要多。

有些人祇能敘述嘗經過無數的溼地和森林，弄得渾身溼透，有些人因曾長時間爬行崎嶇的山嶺，差不多失了知覺。他們祇有一事是共通的——不住地咒罵，脾氣很壞，動不動便要發怒。

他們都是從前線而來。有些帶着武器，有些已把武器拋棄了；有的駝腰曲背地緩緩前行，像逃兵一般，有的兇猛強暴地向前直奔。

他們中誰也不願再見戰事發生了。他們已經夠了！現在讓在家裏一直安坐到如今的人去吧。這班人是應該去的，是應該去廝殺的——『他們』呢，是再也不願意了！他們一面吐着痰，一面述着可怕的痛苦情形。

凡此一切，瑪利特都分明聽得，她的心駭怕得戰慄起來了。

他們所說的，連一半她也不能懂得；戰事的中心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時而前



進，時而後退，她都莫名其妙。原來這恐怖的混亂景象，使她的一切都喪失了。她所懂得的祇有一事——就是這連年不息的戰事將要停止了。從此她要期待她的兒子了。他也是突然地出現的，他也必是奇怪而可怕的样子，但於她，和那些殺人者之於他們的母親同樣可親可愛。

她數着年，月，日；自從她的兒子當了兵以後，已有很多的光陰過去了。他的入伍尚在戰事發生以前很久，而戰事已遷延好幾年了。她再三再四地屈指數着。已是七年了！七年了！她歎息着，淚珠兒奪眶而出，這是繼續着以前成千成萬的淚珠兒流出的。

一天，瑪利特渡一個兵士過河。他的一隻手上受着火傷，他咒詛着，詈罵着，最後問起這河的名稱，這渡船，和瑪利特來。他聽得她的答覆以後，便以他的黑炭般的手，從他的胸袋中拿出了一個皮盒子。他將這皮盒子交給瑪利特，並說道：

「喂，你的兒子帶給你的！」

瑪利特的雙膝抖起來了。

『兒子——兒子？』她不禁自言自語着。

『是的，他教我怎樣找你的。』

『他活着嗎？他很好嗎？』瑪利特喘息着問，心中充滿了痛苦。

『他活着？這是什麼意思，他活着？他吃苦已吃夠了，』那兵士說。『一個有毒的礮彈燙了他的面孔。』

瑪利特兩手抓着那兵士的袖口。

『他在那裏？他停在那裏？他回家了嗎？』這些發問如連珠般從她的嘴唇上向下直滾

。

『靠得住的。他已在路上了，』那生客安慰着她。『在醫院中，他和我住在一起，不過他還要住一些時。他沒有什麼損傷，祇是面孔上有點燙焦了。好好看着這盒子。裏面有銀錢呢。』

那生客說完便起步跨到河岸上



『且慢走！等一等！告訴我他在那裏，』瑪利特連忙說。

『我沒有工夫了！我的同伴正在等我，路還很遠呢。』

瑪利特站立在船旁，一似船已沉下去了。她把盒子拿在手裏，訂視着那生客，眼看他越過山頂而去，不見了。

於是她以戰抖着的手指把盒子啓開。裏面藏着若干本國貨幣和若干外國貨幣。本國貨幣是鈔票，外國貨幣是金圓。這兩種貨幣，瑪利特以前都沒有看見過，實值幾何，她也絲毫不知。

她走進屋內的時候，如在夢中一般，盒子仍在她的手裏。她把那些鈔票和金圓拿出放在桌上，仔細地看着牠們和盒子。這皮盒子製得很精緻，這點她也明白。她以戰抖着的手指輕輕地擊着牠，並且舉起，使牠接近她那用力的，疲倦的兩眼。突然地，她覺得一切都明白了。他的兒子果然是把這一大宗的錢財信託於一個偶然相遇的兵士，那末，他一定是很有錢了。他必是一個偉人兼富人。她這樣想了很久的時候。

從這時起，這盒子就成了瑪利特的偶像——她的崇拜的對象和上帝。她對於裏面的銀錢，一文也不肯碰到。她願誠心誠意地看管着這盒子，直等到她的兒子回來。她的期待是爲的金錢嗎？她的愛能拿金子抵換嗎？

但她時常把這盒子從收藏的地方拿出，仔細地觀看，用手撫摩那天鵝絨製成的盒套。在她看來，這竟是她的兒子的一部分，是他的權力和財富的符號。

她的期待越過越急切了。就如不容稍緩的口渴一般。她日夜思念的就是這事；她的全部生活都爲這事所佔據；這事在她的心中，也在她的周圍。除開她的兒子外，她絲毫沒有別的思想，她跑來跑去，如着了魔一般。沒有什麼東西能使她分心而丟開她唯一的觀念。不論走到何處，水上或是陸上，她總是祇看見一個面孔，便是她兒子的面孔。

她的夢更加奇怪了。她祇看見一些黑色的面孔，竟似住在一個黑人國中一般。她看見雅各在奇怪的國度裏遊行，像她會聽說過的三個東方國王一般。她看見他的後面跟隨着許多的黑人和印度人。這樣的情景又變了，她看見一些駱駝用前足在沙漠中搔着，對



那些已被烈日曬得將要枯萎的植物吸着氣。既而又閃出河岸來，蘆葦叢生的河邊開展在這遊行者的面前。但他，他長得像一個巨人，終至他的身子遮了半幅天。他強壯而可怕，祇有他那黑炭般的面孔上的兩眼閃耀着慈祥溫和的光……於是瑪利特在夢中哭起來了。

一一

這天夜裏，瑪利特已醒了兩次。她覺得似乎遠遠地聽得喊救的聲音。她戰慄着，定神細聽，但是萬籟俱寂，杳無聲息，於是她又睡下了。她第三次醒來時，又遠遠地聽得微弱的喊救聲。這是妖怪的聲音啊，並不像人聲。

月光照在紫銅罐上，這些從月亮上射來的光線和那奇怪的喊聲追隨着瑪利特，即在夢中亦不相離。

她尚在夢中，便急速地從床上跳下，因為她從外面靠近那河的地方聽得一種奄奄一息的微弱喊聲。她本是和衣睡着的，一下床便奔出去了。

晶瑩的月光普照在大地上。一個銀色的雲塊在天上浮游，追逐着布滿天空的黑雲。在這明麗的光輝中，那河緩緩地流着，像是一條黑蛇。這是多麼陰森的寂靜啊。

河的對岸一直過去，在這明麗的光輝的中心，一個小山的山腰上，坐了一個人，兩膝高聳着，頭向前俯着，戴了一頂鋼盔，在月光中閃耀着。他嘴裏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音，像狗吠一般。

瑪利特連忙奔到河岸上，使盡氣力把船下水。她一跳而上，向前划去。但她的身子再三向左右側着，並且竭力把船轉來轉去，察看對岸的那人。

她的探尋並未失望，因為他把頭稍稍舉起了；他的面孔在這月光下顯出是黝黑的，和黑奴的無異。他的影子橫臥在凝着露水的草上，也和他的面孔一般黑暗。

瑪利特全身抖起來了。她離岸尚有若干遠，即以微弱的聲音喊道：

『雅各，雅各，是你嗎？』

那人沒有隨即答應，稍遲，才喃喃地說道：



『是——渡——我——過——河——』

船在水邊上停下，但那人並不移動。瑪利特連忙奔到他的身畔，抓着他的兩肩。

『喔——疼呀！』那人突然呻吟起來了。他用頭指示他那裹着綳帶的瘦削的兩個足脛。瑪利特在這戰士前跪下，仔細地察看他的兩隻小腿，祇見鮮血淋漓。每隻小腿上裹了一塊布，布頭掛着像絲帶一般。

『兒啊，兒啊——』瑪利特駭怕地低聲說着。『你很疼嗎？你怎麼到了這裏的？你能動嗎？』

但那人絲毫不答覆，祇遲鈍地呻吟着。瑪利特兩手托着他的兩腋，把他扶起身。然後她一手擁抱着這病人的身子，教他小心走着。兩人蹣跚地勉強走到船上，那人隨即坐下了，潑刺一聲，如骨折一般。既而他突然舉起他的手，怒叫道：

『我的行囊在那裏？把牠拿到船上來。』

瑪利特連忙又奔到山上，看見溼草中果然有一個兵士的很重的行囊。她拿起帶到船

於是開船回家了。

划船過河的時候，她始終未發一言。她瞪着兩眼訂視着她的兒子，不稍動彈，終至眼淚汪汪，不能再看見什麼了。

雅各仰下了，如倒下一般，他的雙膝撐着，他的頭倚在船幫上。他的兩眼閉着，黑色的面孔在這月光下如死的一般。他看來像一個受傷的巨人。

瑪利特才去抱着他，想把他扶起，他隨即又渾身疼得抖起來了。這疼痛一直傳到瑪利特身上，像一條小河，本是緩緩地流着的，此刻終於向兩岸氾濫起來了，同樣，這老嫗的疼痛也突然猖獗起來了。

她緊緊地抱着雅各，從河岸回家，一路不住地說着謔語。她的話完全沒有意義；自首至尾是一串帶哭的問話。這病人，因流血過多，萎頓不堪，祇以若斷若續的音節答應着。當他倆最後行抵茅屋門前的時候，他還想繼續前行。

他簡直不能站立，但他却繼續拼命地要向大路上走去。瑪利特狂暴地牽着他，疼痛地大叫道：

「兒啊，兒啊，你不記得嗎？你住在這裏。你要到那裏去？這便是我們的家，兒啊！」

她差不多把這蹣跚的戰士全身舉起，抱到屋內。他不再反對了，却靜靜地坐到床上，猛烈地把頭撞在牆壁上。

瑪利特把燈點起，連忙奔到病人身畔。

他不稍動彈地躺着，他的頭仍倚着牆壁，兩眼閉着，兩隻手膀任其自然地放在腰際。瑪利特以手輕輕地把他的傷布和綳帶解開。他既不反對，也不移動，也不答應她的問話，於是瑪利特抱他仰臥在床上。

他仰臥在那裏半身裸露着，流血的兩膝也裸露着，他的頭異樣地向後垂着，燒剩的鬚髮根筆直地豎着。他不是沒有意識，也不是睡着，他的活着的唯一形迹就是他的很用



力的呼吸。瑪利特異常匆忙地在室內亂跑，一面把傷布拆開，她一面以手膀拭着兩頰上流着的熱淚，一面把他的傷處重行包裹起來，又拿了一條被單覆在他的身上。

他仰臥在那裏，安靜了數分鐘，有時呼吸很深，既而又渾身疼痛得戰抖起來，於是坐起了。

『我的行囊在那裏？』他一面叫着，一面兩眼猛力地亂翻着。瑪利特嚇得駭怕起來，連忙擁抱着他。

『我的兒啊，在這裏。不要動。安靜着。行囊在這裏。』

『把牠放在床頭，』病人閉着兩眼答應，『放到我的身旁，』於是又仰下了。

瑪利特不知如何是好。她無可如何地在室內踱來踱去，時時回到她的兒子身畔。他不稍動彈，又似乎聽不見她的一切問話。後來他完全沉默了，呼吸很深，他是熟睡了。

瑪利特拿了一張椅子放到床畔坐下：

有許多時，她的腦中不能弄得明白清楚，時而想到這裏，時而想到那裏，倏忽萬變

，不可捉摸。但最後，她的思念終於集合爲一團了。這些思念的結果便是絕望。

今夜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突如其來；就如打在一個睡着的人頭上的一擊一般。她覺得這一切都是她的可怕的夢的繼續，但果使是夢，又不會這樣可怕地明確真切。

在她的面前，這血迹殷然的被單上，明明臥着她的兒子，她這一向所日夜魂思夢想的兒子。現在他果然回來了。但他的回來，和她所一向想望的是這樣的不同。

她會想，他回來時，必是富而可驕，至少也是康健的，生活很是滿足，和他離家時一般。現在却負傷回來了，身子這樣萎頓，前面是可怕的疼痛，後面是無人憐憫的顛沛。

瑪利特自己呢，年紀既老，又很貧窮，又是愚笨的人。她從沒有度過比較安適的日子。但她已把她的生命傳遞到她的兒子了，現在他便是她生在世上唯一的原因。她的一切的一切都集中於此，始於此，也終於此。假使他回來是得意的，那末，她雖死也不嗟怨她一生的貧窮和痛苦啊。

但是，現在他回來却渾身軟癱，像一個嬰孩，比屍首還要難過。

瑪利特訂視着她的兒子。他的身塊很大，似乎自離家後一直繼續生長到現在。他呆板地睡在那裏，他的喉嚨上的膨漲的血管和兩隻肩膀上的筋肉都在皮下顯露着。他的燙傷的面孔上，仍有一簇一簇的黑鬚，像修剪過的樹林中的樹幹一般。他的嘴唇已經變成青色，他的眼毛本已燒去，這時眼臉已深深地陷下去了。

他是多麼可怕啊。

似乎是可怕的惡夢正在苦纏他。他渾身痙攣，嘴大張着，因而很大的牙齒從鬆下露出。他把頸項向後用力伸着，像在和什麼東西拚命似的，於是胸內發出『啊——哈，哈，哈！』的低微叫聲來，接着又磨牙擦齒起來。瑪利特跪到床前，擁抱着他，並把頭貼在他的發着呻吟聲的胸口。凡此種種，都使瑪利特心如刀絞而覺得駭怕，她的兩眼中淚珠兒不斷地流着。

小小的洋鐵燈在桌子上閃着光。火焰上因煙煤而變黑了，火焰間的紅火頭正在震顫



着——繼續不停地震盪着，沒有休止，像這母親的愛一般。

### 三

天漸漸亮了，但瑪利特並不睡覺。她仍看守着她的兒子，坐下時就時時打着瞌睡，每每又一跳驚醒。

天亮了，她思慮起她要到何處，並且如何，才能求得幫助呢？要求怎樣的幫助，她自己並不知道。

在河的兩岸，除遠住在那森林中一個茅屋裏的夫婦外，別無鄰人。有時從早到晚，都可望見那男人在用渡船裝載大宗的東西。但其後好幾天中，便誰也看不見他的影子了。這住在森林中的人的妻子呢，又和她不和洽。

這時她已不記掛過去的爭吵和一切了；她正要奔到他的家裏時，忽望見他拿着來復鎗，帶着狗子，在河的對岸向前走着。

她把船划過去，哭着告訴他她的兒子怎樣不幸地回來了。那老人非難地說道：

『我不會這樣說過嗎？他們要廝殺，直要殺得地球上一個人都沒有了才罷休。那末，地球上祇剩得狼，狐狸，和鹿了。到那時，我便要接着去廝殺了！』他粗魯地笑着：

『哈，哈，哈啊！』

他走進屋來，看了病人一會兒，那狗子在旁邊嗅着，狺狺地叫着。既而他和狗子一齊走出去了。

所以這住在森林中的人並未能給她安慰。她惟有獨自忍着痛楚。

晝間她渡客過河的時候，她總把她的事件詳細地說給過客們聽，請他們賜予指導，他們也多少聽一點。但這些鄉人除慨歎或怨詛政府外，還能別有所爲嗎？他們復述其他因戰爭而犧牲的例子，各人趕各人的路。誰都有他一己的心事啊。

這樣，一天又要過去了。天色陰沉沉地，可怕得很。秋風吹在河的兩岸上和茅屋窗下的垂柳上，呼呼地作響。這廣闊的河的兩岸盡是溼地；河水一陣一陣地猛衝上來。

瑪利特非常孤寂地伴着她的兒子。他醒着的時候，是安靜的，但一睡下去，就神經錯亂起來。瑪利特在床前看守着。

次日雅各醒來時，身上發熱，並且難過。他渾身掙扎着，不住地說話，但所說的字樣並無意義，很不容易聽得懂。有時他也停止做聲，但更加煩躁不安起來。

『我的銀錢在那裏？』他怒問着，兩眼突然睜開了。

『銀錢在這裏，兒啊，』瑪利特安慰着他，同時把她從那不相識的兵士收到的那個盒子拿給他着。

但雅各看着盒子，似乎並不認識。

『我的衣服在那裏？』

『這裏，這裏，兒啊。在你的腳旁邊。』

『拿給我，』病人怒叫着。

『兒啊，兒啊，你要衣服做什麼？』



『我要穿起來。我要出去。』

於是他把身子抬起。瑪利特哭起來了。

『但是你有病，我的兒啊，』她絕望地哭，一面用勁握着兩手。『你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啊。安靜點，兒啊。你不能動啊。』

但雅各却急躁地將身子前顛後簸。這樣運動着，他疼痛得不堪，一時間竟至不省人事了。及至甦醒過來，他恐怖地向四面張望着。

『我說了什麼嗎？』他戰抖着說。

『你要說什麼的，兒啊？』瑪利特問。

『沒有什麼。』他靜了一會兒，似乎在凝神默思什麼似的。『我有時信口胡說。我在我的夢中看見了許多可怕的東西。老是打仗，不論日夜。老是廝殺。唉！』他搖着頭。『我說時你不要聽啊。』

但瑪利特側耳聽着，一字也不肯放過。現在她整天的工夫都用在她的兒子的床前。

祇須事實上做到，他一分鐘也不肯離開那裏。她不得不渡客過河的時候，她總是使盡氣力划着船，以便趕速回到家裏。除却有關他的兒子的話，什麼她都完全不聽。

過客們都安慰着她：回來的戰士還不能如此快活呢。那些負着傷逃出的人回來時，都死在大路上，像蒼蠅一般。他們在路上和乞丐無異。他們中有些餓死在積雪的深山中，有些被農夫們包圍着殺死。他們的屍身拋在荒道上和森林中，堆積如山，他們的父母要把他們安放好了，也不能啊。

過客們又敘述有一個兵士，無人知道他的姓名，片刻以前，他的屍身剛被在河的對岸森林中發現的。人們都看得出他是拼命拒敵而死的。這樣的結局，他的父母絲毫也不知道啊，他的母親一直到死也要哭着想念他啊。

瑪利特聽了這些話，私衷倒覺得快感。她的兒子是在家裏。他的病終是要痊癒而開始新生活的。過去的如夢一般，他倆自後是不會再做這樣的夢了。

她的兒子還未忘記她，這是她尤引以為快的。她檢查他的東西，從中發見了他離家

前她賜給他的物品。他的頸上還圍着戰爭期內她寄給他的領帶。這就好比是她的安慰品啊。

但她一走到她兒子的床前，她的心便疼痛起來了。她目視他在痛苦中死力掙扎，他的兩眼老是閉着。但他並不是睡着；這是瑪利特所知道的。她繼續坐在她的身畔，不肯稍離，但始終未敢對他講話。

她的兒子似乎中了什麼邪。他的眉間有一種符咒。他靜默着不發一言，但她不明瞭這是因為他在思念，還是因為疼痛。

但當他昏迷地從夢境中醒來時，他似乎中邪尤深。這時他的面孔黑暗得像一個無底的深淵，誰也看不出牠的深度。他的黑色嘴唇微微煽動着，從他的闔着的眼臉之間，似乎透出了視線，但這視線既不能佔到空間，也表示不出動靜來。

於是瑪利特駭怕起他的兒子來了，她跪在他的床前默禱着。她覺得在這可怕的年頭，他的兒子的生活的祕奧，即她的母親的體驗，也不能探出啊。

她並不憂愁，因為她並不是無所不知的人。她祇把他的傷處縛好，不住地哭着。她看出他的身體上衣服已破的部分是無傷的，而傷口都在衣服完整的地方。她不明白此中原因，但她連想明白也沒有。

她覺得有了愛已可滿足，這種愛她祇有爲着她的兒子才肯犧牲。其他什麼事她都不管。她不要別的什麼東西。

有時雅各以爲他的母親並不在注視他，他便解開他的袋子。他把他的東西取出，數着他的鈔票，把金圓放到他的鋼盔中，鏗鏘地作響。當他這樣坐着，兩肩倚着牆壁，疼痛差不多完全不知不覺，兩手伸在金圓內，齊到臂拐，兩眼閃着光，確是鬼怪的形像。這時他已不是一個人了。他是從地中衝出來的一個黑頭的地獄魔鬼啊。

他的全身被神祕所包圍，越過越大，越過越惹怕。他駭怕起旁人來了。他招呼他的母親把窗子遮閉起來，即在晝間，也點着燈過活。

『誰人在外面？』他坐起大叫，『誰人從窗前走過？』

『那裏會有這回事，兒啊？』母親說着連忙奔到門口。『也許是一個流氓。』她向外望着。『沒有什麼人，兒啊，外面沒有什麼人。就是有什麼人，又有什麼關係？時常有人經過啊。』

『我不願看見他們啊，』雅各罵着，把面孔轉向牆壁。『他們擾亂着我。我不願看見他們啊！』

但他隨即又忘記了這事，對着別的事件發怒去了。

他發熱不止，並且不省人事。他的傷處都發着高熱。他腐爛得像一個蟲蛀過的樹幹了。

瑪利特聽得一個過客說，本教區裏來了一個醫生。她連忙出去尋找。來回十五俄里，她兩小時便走完了。她願時時刻刻伴着她的兒子，一秒鐘也不肯放鬆，但同時又不得不去請這位醫生。現在她已整整四天四夜沒有睡覺了，但走起來的迅速，和平時絲毫無異。



他會過這位醫生，他也答應前來診病。這條路恰巧是他回家的順路。

他是一個青年人，帶着黑手套。他走進這茅屋裏，便揩拭他的眼鏡，但要放他的帽子，却找不到一個地方。於是他看了這病人數分鐘。

他狂怒着；他的傷處如火灼一般。

醫生注視着瑪利特。他想說出一部分的話，其餘的隱藏起來。這老嫗也注視着他，一似在祈禱似的。這位青年醫生在這樣的一雙眼睛前面，是不會有絲毫害羞的。

『你的兒子，』他半吞半吐地說，『病是很重的。』他又停着思考。『你說他會打仗的嗎？』他問。

『是的，先生。』

『可惜他們沒有好好看護他的傷口。像這樣的情形，倒不知道如何回到這屋裏的。』他停着揩拭他的眼鏡。室內是很幽暗的。『是的，他確是有病，祇須好好看護，總會好些的，』他改換聲調說着，一面向門口走去。

瑪利特站立了一會兒。然後趕去追着醫生，這時他已坐上他的四輪輕車了。

『你也打算開一個藥方嗎，先生？』她問。

『呵，是，』醫生記起了。『果然是的！』他從衣袋中取出他的雜記簿子，開了一個藥方。於是他去了。

瑪利特呆立在門口，注視着他走去。這時天已垂暮了。一陣寒風從茅屋旁的樹上呼呼地吹過，那紙片在這老媪手中劈拍地飄着。

## 四

次日是星期四，到了晚間，雅各氣絕了。

他似乎是由他的高熱鎔成了一個如火焚着的創傷。他的肉體變成了紫色，繼又變成了黑色。他的中毒的血達到了他的心。突然地，他的肉體成了死的黑舍，像一個從水裏取出後變成黑而堅硬的火印鐵。

到了夜裏，那住在森林裏的人的妻子走來爲死者穿衣服。她是一個潑婦，頤上生着稀疏的鬚鬚。現在他也不記掛舊惡，走來幫助她的陷在悲哀中的鄰人了。

他們煨好了水，把死屍放在桌子上面。他仰着，頭和脚都垂掛着。他看來像一個被灰土剝蝕而鏽了的鐵像，他的兩膝是紅色，他的傷處是綠色，他的軀體是青黃色，他的面孔是黑色。他是多麼可怕啊。

住在森林裏的人的妻子帶着一種熱烈歡悅替他洗着身子。她用她的強壯的兩手擦着，兩眼呆呆地看着，嘴裏嚙哩咕嚕地說着。瑪利特已是一個淚人兒了。

死者洗好之後，她們兩人便把他搬到棺架上，一面唱着讚美歌，一個聲音很高，一個聲音很低。住在森林裏的人的妻子站在放脚的一端，心裏想着死，打獵，和威士忌酒。

•

於是她回家去了，祇剩下瑪利特和她的兒子了。

她坐在靠近屍首的一張矮凳上靜默着不動，凝視着死者的面孔。在這靜悄悄的室中

，惟一的聲音便是過熱的燈火的噴煽聲。瑪利特的兩眼像是她那白臉上的兩個傷口——眼淚已流得乾涸了。她訂視着她兒子的面孔，沒有掉首他向過；她匍匐在他的面孔上，似乎要把他的一切形像永久收留在她的記憶中，埋葬到她的心田裏去。這是他的愛的最後的偶像，而她的愛較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執着了。這偶像也決非一切人力所造的東西所能替代。

她這樣看守了一夜。日出以前不久，她因疲憊不堪，便睡着了。她做了一個夢。這夢短促而可怕，她從正在消逝的景象中驚醒了，心中留着一個可怕的記憶。那便是那個死者黑炭一般的面孔上帶着諷刺的微笑。

瑪利特連忙跳起祈禱，爲她自己求救渡。她祈禱的時間很久，並且非常懇切，身子在神前的石板上戰抖着。

次日，住在森林裏的人走來測量死者的軀體，用木材替他做了一口棺柩。又過了一天是星期日，這天三個人把棺柩抬到教堂裏，把死者安葬，從此他長眠地下了。

事畢，住在森林裏的夫婦告辭而去。於是瑪利特投身在這新墳上。她也不號哭，也不歎息。她把手指插到疏鬆的沙土中，她的面孔，她的眼睛，她的嘴，都貼到潮溼的地面上。她吸入了一種氣味，這種氣味似乎是從地心中發出來的。她自己已變成泥土了。她凝結成了一個坟墓，她在她的黑而大的披肩中像一個沙邱。

這便是這母親的悲哀，比世界上其他一切的悲哀都大些。這悲哀在這母親的心中燃燒着，比普通天下一切的東西都活動些，灼熱些。這非是語言或眼淚所能表示的。

後來她把頭抬起，忽見靠近的一張凳上坐了一個穿着軍衣的男子，他的兩手無可如何地放在他的衣袋中。他的面孔呈着黃色，他的胸口深陷着。瑪利特並不認識他，但他却先以一種微弱的嗶聲對她說話。

『我聽說他已死了。我是來此再看他一看的。』這人說至此停下咳嗽。『我們分別的時候，各人都希望病好的。我們想重行開始新的生活。當時我們面前的一切都是平靜的。』他又停下一會兒，然後不待反應便繼續說道：『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先我而去』



。可是我也被一種像毒藥般的病症所侵蝕。」

「他是負傷的，」瑪利特答着，眼淚又汪汪地流着。

「負傷？」這生客驚訝地問。「他的傷久已醫好了。不會是誤於傷的。祇是他的左頰上有一個燙傷，但並不怎樣嚴重。」

現在瑪利特認識這說話的人了。他便是曾把雅各的皮夾帶給她的那人。她連忙站起，驚訝地問道：

「那時在醫院裏他的兩膝上沒有傷嗎？」

「沒有，的確沒有。」

「他的面孔不黑嗎？」

「不，祇是眉間和兩頰上變了色。」

「啊呀！天啊！」瑪利特以驚訝而戰慄的聲音歎息着。「這是爲什麼？」她口裏期期地說着。「兩膝上的傷啊？還有燙傷的面孔啊？以後那些又怎麼發生的呢？誰傷了他的呢？」

？

這生客沒有答覆什麼。他完全靜默着。他的瘦削的兩手並不移動。於是他似乎自對自說道：

『不然，他現在倒已可以開始新生活了。可是現在是太晚了。我想要結婚的，可是我現在再也沒有生活的欲望了。我想要兒女的，可是我現在再也沒有這種的力量了。一切都太晚了。』

他又靜默着。天已垂暮了。已經落葉的樹對着天空挺挺地直豎着，像一束一束的輓條似的。一切如死一般地沉黙着。

這生客又說了：

『有時我看見無數的死人，一簇一簇地堆在地上。他們既不移動一點，也不思想什麼。他們不再覺得痛苦了。一切都靜悄悄地，盲目地。一切都不幹了。但是我，我不知道爲什麼還能移動，還覺得痛苦，爲什麼還繼續戰抖着。』停了片刻，他又說着，語意

簡直莫明其妙：

「接着來了不肯饒人的黑夜，偉大而無限——接着又來了死的睡眠，永久沒有醒來的時候……」他的語聲漸漸低下去，終至沉默了。

瑪利特從墓地的柵門蹣跚地走出，身子縮成一團，在這朦朧的暮色中，簡直看不出。她走到河畔，把船放到水中，自己爬到船上。但她已不能划了。她的氣力突然消失了。她的一向搖槳的兩臂全無力量。她覺得船在河中被水流向前推進着。但她不能拉動槳的把柄，却把身子匍匐在上面。祇有一個思念有力地盤踞在她的心中——一個如石頭一般沉重，冰冷而堅硬的思念。她能很易地永久默想這事，和剎那間所默想的無稍差異。這是一個愚蒙而無理性的思念：

『我所愛的是誰呢？誰呢？我埋葬的是誰呢？我現在所哀傷的是誰呢？』  
但瑪利特並沒有找得答覆。

她看見她的茅屋在她面前溜着，漸行漸遠，但她仍不稍動彈。船和河水似乎都是靜

止着，茅屋和茅屋內爐灶下的枯枝似乎正在游泳。她在急速的冰塊旋渦中越走越遠了。

月亮在天空中出現了，她的寒光射到被霧氣籠罩着的河岸上。

月亮的寒光點滴地散播在黑沉沉的河水中和草太森森的大地上。在這銀色的燭光下，天空中現着青色和鋼灰色。

船在河中乘着水流前進。牠劈開被浮在這月色中的霧氣籠罩着的兩岸。兩岸草木的輪廓向後飛馳着。天空中的雲包圍在牠的四周。最後，船似乎單獨地靜止着不動，其餘一切的東西都在牠的四周飛馳着。天和地飛馳着；河岸和樹木也飛馳着；河中的黑波也不停地飛馳着——和『母愛』所哭出的淚的世界一般悠久無窮。

# 倚閭

保加利亞 拔佐夫 (Ivan Vazoff) 著

這年秋天，異常濃密的霧籠罩着威特稜。這天非常潮溼而寒冷，連綿的細雨霏霏地下着。整個的天空似乎要溶化成冰水，來浸潤村莊上的矮屋了。在那悽慘而泥滯的街上，老是熙熙攘攘，吵嚷聲不絕於耳。瘦馬牽着的馬車，裝滿行李的牛挽貨車，牽着馬匹的農夫，成羣的牲畜，充滿了這街道。在這擾攘中，又有一小隊的新兵嘈雜地列隊而過，有幾個穿着制服，有幾個穿着皮面的羊皮大衣，而大半是裹在破舊的氈毯中，暫時且當爲雨衣。他們腰間都束着子彈帶，肩上是來復槍，每個都飾着一束黃楊木，支撐着裝滿食品的糧袋。這班有爲的青年差不多都凍僵了；他們的泥濘一直到兩膝，同時雨雪紛紛，打着他們的面孔，但他們仍同聲地高歌。

在一個酒店的門口，站着一羣的職員，旅客，和農夫，都好奇地注視着這些泥滯沾身的英雄。



在村莊的方場上，聚集着許多的婦女，姑娘，和孩子，衣服都不很整潔，都打着寒戰，面上都凍青了。他們都是等候會晤威特稜籍的人的；這些威特稜籍的新兵是隨軍從哈門來開來的，他們須準期趕速開赴索斐亞，再從那裏輸送到前線。

「啊，有喬治的兒子！你好啊，契夫迪科！」

「我看見他的……蘭庫爾走過了。」

「也有納德爾金！約翰，你的母親在這裏啊！」

花兒是趕速送出了，許多人的兩頰上流着淚珠兒，話是及不盡情地說出的……那小隊正在經過，確已過去一部分了。

「母親啊！」一個紅顯的小女孩子大聲喊着，「有大哥啊！」

「斯脫揚哥哥！」一個七歲的小孩子接着大叫；他站在那女孩身旁，一手指着那些兵士。

「我的兒子啊，我的兒子啊！」母親悲哀地喊着。

一個兩眼黑碌碌的壯美少年離開了隊伍一會兒，吻着他母親的手，用嘴唇親着他的妹妹和小弟弟的額角，將一個少女贈給他的一枝花兒插在胸前，將另一枝插在左耳後面，然後還唱着歌兒，連忙去趕上他的同志。

『再見啊，我的孩子！前途好啊！』母親喊着。

『斯脫揚啊！』少女大聲叫喊。

但他們的聲音沉沒到喧嘩聲當中去了。斯脫揚混雜到衆兵士中間了，不久，便一齊都在濃霧中消失了。

母親仍佇望着，但再也看不見了。

那小女孩子拉起她的護胸的一角，遮蔽着她的面孔。

斯脫揚的母親回家以後，把一隻古舊的衣箱啓開，拿起襯衣和汗衫，到得最底下，找得了一枝大蠟燭。她把這蠟燭在衆神像前點起來，低聲地禱告着……

正在這時候，特洛哥門村附近礮聲隆隆。這便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的那一天。

這天夜裏，母親姬娜做了一個夢。

她看見了一塊龐大的雲，在這雲中，軍隊正在經過，斯脫揚也雜在裏面。上帝的聖母啊！這些是多麼惹怕的景象啊！雲在蠢動着，天在戰抖着，地在震撼着，似乎正在大戰。既而斯脫揚在雲中消滅了，再也看不見了。

於是姬娜醒了。她的四圍全都是黑暗的；原是黑漆一般的深夜啊。屋外寒風猛烈地怒吼着。在打仗啊……上帝啊，耶穌基督啊！保護他罷！上帝的聖母啊！哀憐斯脫揚罷！……

她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到天明。

『彼得神父啊，雲是什麼意思呢？』次晨她詢問着。

『姬娜，雲有兩種。一種是下雨的雲，一種是蒸發的雲。你夢見的是那一種雲呢？』

她說出她所夢見的幻像，彼得神父聽了默想着。

他在他的詳夢書中，似乎沒有見過這樣的一種雲。但當他看見這位婦人急於求知究竟的面色，便對她說道：『不要怕，姬娜，你的兒子是很強壯的。這雲是消息的意思。你將要接到斯脫揚的信。』

母親的面色頓時開展了。

六天以後，她從一個志願兵手中得了一封信，這個志願兵是她兒子的朋友，是押解塞爾維亞的俘虜回來的。這信是斯脫揚發的。她連忙拿到神父那裏，請他讀給她聽。下面是這信的內容：

『我現在寫信告訴母親，我尚活着，並且很好，我們已打敗塞爾維亞人了。布加利亞萬歲！我是很好，斯脫諾夫、蘭庫爾也很好，我們的表兄達母特列斯也是很好的。他囑託致候他的母親，塞爾維亞人曠轟我們，並以來復槍射擊我們，但他們一聽到我們的鼓噪聲，便駭怕起來！明天，我們要通過特洛哥門村的隘口。當我們回來的時

候，我將從尼胥買一些禮物帶給扣娜。我現在帶回一個法郎給母親用。我將教刺多克如何把彈殼吹得響起荷來。祝母親的安。

你的孝順兒子獨布刺夫·斯脫揚

「敬祝神父彼得多福。我本擬寄給他一枝塞爾維亞的來復槍，可惜沒有了。塞爾維亞人攜帶在身上走了很遠的路，但他們放射起來很不易中。並致候斯脫揚卡。」

這信使姬娜憂愁的心大大地歡喜起來了。他趕速奔到斯脫揚卡的父母那裏，他家裏也正在大事慶祝。但這些人中最快樂的要算刺多克荷了，他期望着他的大哥將要教他的那種吹叫子的新方法。

姬娜走到街上的時候，又看見一隊的俘虜，後面有一個布加利亞的兵士驅趕着。啊，要是他是斯脫揚便好了！她連忙走近。但並不是他。她想問那兵士是否知道她兒子的消息，但她的注意爲那些俘虜所吸引，因爲這些情景是她初次看見的。

『我的上帝啊！』她喃喃地說。『這些便是塞爾維亞人嗎？他們看起來倒是端正的人民啊。他們這樣遠在異邦，他們的母親思念起來是多麼不安啊！等一等，少年們！』

她連忙奔回家中，取來一瓶白蘭地酒，高喊塞爾維亞人等着她，說她將給酒他們喝。• 押解他們的那布加利亞的兵士聽了微笑着，命令他的隊伍停下。

『多謝，多謝！』那些感恩的俘虜們說着，就大喝一頓，身上都溫暖起來了。

『還有剩下的給我嗎？祝你康健，媽媽！』那布加利亞的兵士叫着，歡悅地把瓶裏喝乾了。

『他們都是上帝自己的孩子，和我們同是基督教徒啊……』做母親的姬娜一面想着，一面眼看着那小隊伍漸行漸遠，終於不見了。

和約簽訂了。

耶穌聖誕節靠近了，軍隊就要解散了。• 威特稜的少年們，有些已經回來了，但是斯脫揚並不在內。確實沒有關於他的消息啊！做母親的姬娜的心焦急起來了，痛苦的思想

不住地衝擊着她。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她時常走到門口佇望。那不是有人敲門嗎？斯脫諾夫，蘭庫爾已到家了；繼則是丁可夫的兒子和斯托馬脫夫兄弟。她向他們查究考問，但是他們絲毫不知道。在某時期以前，他們都曾看見斯脫揚，以後他們便沒有見過他的影子。

母親啊，達姆特烈斯表兄已到家了，「當她才走到家門口的時候，她的女兒便大叫查告訴她。於是她又走出去訪問達姆特烈斯。

「祝你晨安啊，達姆特烈斯。斯脫揚逗留在那裏啊？」

達姆特烈斯也絲毫不知道。「或者，」他安慰着暗示道，「他們把他遣發到威丁那面去了，他將要從另一條路上回來。」

「上帝的母親啊，我的孩子究竟在何處呢？」她喃喃地自言自語。

她到斯脫揚卡那裏去。才走到門口，她的心便跳得很快。無疑，斯脫揚卡必能告訴她從斯脫揚得到的消息，說他致意問候，將趕回來過聖誕節。但是斯脫揚卡並未立刻答



覆；她仍默然無語，她的兩眼浸潤着淚水。

全村都擾攘着。他們都盼望第一聯隊從前線回來，正在途中。正當做母親的姬娜的家宅面前，他們植着兩顆樹，在兩樹中間的樹枝聯結着，成功了一個拱門。更從山上採來許多香氣撲鼻的松枝，裝飾着這兩顆樹和拱門，上面並懸着從帕遮德吉克運來的一個匾額，上書：『歡迎我們勇武的戰士！』匾額四周，插着許多布加利亞的三色國旗。這確是一個凱旋門啊。

得勝而回的軍隊如期開到了，通過了這凱旋門。

『他遲一會兒是要回來的；他一定不會在異鄉過聖誕節的。仍有落伍的兵士一個一個地陸續過去。今晚以前，他還來得及回家，他是知道有焦急的心在此期待他的。』

這可憐的母親這樣想着。

次日一大早，姬娜便走到教堂裏。她用斯脫揚寄給她的一個法郎，買了許多蠟燭，在這聖所裏衆神像前點起來。她回家時已不似去時那樣憂愁了。

『今天是聖誕節，他一定要回來的。……上帝的聖母啊，遣發他回到我這裏來吧！我自己的親愛的安琪兒啊。……我主上帝啊，幫助我吧！』

她的女兒扣娜又報告了村莊上另外幾個少年已經到家的消息。於是母親的面色又暗下去了。

『去接你的哥哥，也學學別人的姑娘，』她發惱地對扣娜說。

『我也去，母親啊，』刺多克荷說；於是這兩個孩子一齊走到白雪滿地的街上，更離開村莊，沿着大道前進。母親則留在門口等候着。

凜烈的寒風從山上和高岡上吹來，山谷裏，平原上，到處積着很厚的白雪。一個淒慘的天空啊。一羣一羣的烏鴉在大道上飛翔，或棲息在樹頂上。在這通至易支迪南隘口的大道上，到處望見一簇一簇的黑影，知是正在等候歸客的女僕，孩子，和老婦們，因為此時仍有兵士歸來，或一人獨走，或結伴而行。扣娜和刺多克荷走過了第一簇的人，又走過第二簇，第三簇，而儘沿着這大道走去。他們希望最先遇見斯脫揚。大雪雖又紛

紛下着，差不多使他倆不能睜開眼睛，但他倆必將一望便能認識他。這大道通至山頂，更由山頂通至山的對面。扣娜和刺多克荷一直抵到山頂，那裏風勢更加猛烈，阻止着他們的前進。兩個滿身雪片的兵士從旁走過了。但兩人都不是斯脫揚。

『後面還有兵士上來嗎？』扣娜問。

『我們不知道，小孩子啊。你們等誰？』

『我們的哥哥。』這兩個異鄉客過去了。

扣娜繼續向前瞭望着。她寒冷得很，渾身戰慄不止，刺多克荷則哀哭着，但大哥正在途中，他們必須等候遇見他，否則母親也許要發怒或痛哭的。

既而他們看見一輛馬車，裏面坐着兩個裹在溫暖的衣服中的男子。扣娜站立到那四匹馬的面前，使車子不得不停下。『先生，你後面還有什麼兵士嗎？』

『我不知道啊，我的小寶寶，』那人一面答着，一面揭起他那毛邊的帽子，驚訝地注視着這凍青了的小女孩子。於是馬車開走了。

這兩個孩子仍然不走，如栽在泥土中一般。光陰一刻一刻地過去。從山峯上吹來的寒風越來越猛烈，鞭打着這兩個孩子的面孔，把他倆的衣角都吹起了。雪片打着很大的旋渦向他倆包圍而來，但他倆仍不稍畏縮。他倆的視線仍訂在地平線上，探尋有無活的人影出現。突然地，扣娜的心跳起來了。遠遠地可以望見有一隊騎兵正在前進。人數是多麼多啊！說得定，大哥必在那裏面！他佇立着等候，不稍動彈。那班人騎着馬上來了，喧吵地從這兩個孩子身旁馳過，向前面一逕去了。

扣娜用手招呼在後面管束着的兩個軍官：

『長官！』她的喊聲中含着淚水了。『我們的哥哥回來了嗎？』

那兩個軍官隨即停止，驚訝地看着她。

『你的哥哥是誰啊？』有一個軍官問。

『斯脫揚哥哥，我們的哥哥斯脫揚，』刺多克荷急切地大叫，他奇怪爲什麼這樣漂亮的一個軍官竟不知道斯脫揚便是他的哥哥。

『那一個斯脫揚啊？』那軍官問。

『威特稜的斯脫揚，』扣娜決斷地答着。

那軍官低聲地對着他的同伴說了幾個字，然後凝神地繼續問道：『你的哥哥是在騎兵隊裏的嗎？』

『是啊，是啊，』這可憐的孩子答着，但不能理會這問話的本意。

『那末，他並不在我們這裏面，我的可憐的孩子啊。回家去吧。在這裏，你倆要凍死呢，』另一個軍官說。

於是那兩人鞭着他們的馬，向前追趕他們的隊伍去了。

扣娜號哭着，刺多克荷也怨叫着。他們的手足都凍僵了，嘴唇已成爲深青色了。他們的面前，是異常荒涼的大道，一直通到村莊上。出來迎接歸客的人都已回家去了。天色陰沉沉地，風勢越來越猛烈。一個人祇能遠遠地望見那騎兵隊正在向前奔馳，兵士們的歡歌尙隨着寒風吹到這兩個孩子的耳朵裏來。

扣娜和刺多克荷踏着來時的足跡回家。

天色薄暮了。這兩個孩子把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不發一言地前行，心裏想着他們的母親尙立在門口石塔上等候他倆呢。

又有一個由三匹馬牽着的馬車聲音從後面而來。

『請問，先生，還有什麼兵士在後面嗎？』

但是這馬車駛得極快，在這黑暗中，無人能看見或聽見他倆。

雪片仍打着旋渦向他倆包圍而來。這些雪片是從西方來的，是從戰場上來的，那裏，在靠近帕勒狄的葡萄田中，雪片已使斯脫揚的坟墓上覆着一件白色的壽衣了。

# 魯濱舅舅

瑞典

拉綺洛孚

(Selma Lagerlöf) 著

大約八十年以前，有一個小孩子走到市場上去抽陀螺。這小孩子名叫魯濱。他的年齡不到三歲，但他抽起陀螺來，和別人一般勇敢，並且抽得很得法，使人看着非常愉快。

八十年前的這一天，正當初春三月，天氣非常晴美。這市鎮原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有日光照耀，光明而溫暖，一部分處在陰影下，寒冷而黑暗。這市場除沿着一排房宅的一帶狹長的地方外，完全在日光中。

這小孩子雖然勇敢，但後來終因抽陀螺而非常疲倦，於是去找一處地方休息。這是不費難的事。那裏雖無凳椅之類，但各家門前都有石塔。年幼的魯濱想不到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再好的東西。

他原是一個謹慎的小孩子。他有一種空漠的感覺，記得他的母親會不願他坐在不相



識的人家的石塔上。他的母親很爲貧窮，但即因這個緣故，所以不可自視須受惠於人。因此，他回到自家門前，坐在自家的石塔上，因爲他家也住在這市場上。

這裏的石塔也在陰影中，那裏非常寒冷。這小孩子頭倚着欄杆，屈起兩腿，使身體感覺安舒。他注視着日光在市場上移動着，小孩子們正在東奔西走，抽着陀螺；一會兒，他便閉起雙目，沉沉入睡了。

他睡了足有一點鐘的光景。當他醒來時，他覺得不如入睡時那麼安舒：一切東西，在他都覺得非常討厭。他哭着走到他的母親面前，他的母親一見即知他已有病，於是送他到床上安睡。過了兩天，這小孩子便死了。

但這不是他的故事的結局。自他死後，他的母親非常悲哀，這種悲哀藏在她的心的深處，無論死活，均非所顧，並且歷久而愈切。他的母親另有好些孩子，她時時刻刻要畢慮着這些孩子，但在她的心中有一隅，她的兒子魯濱即安處在那裏。她無時不覺得他還活着，當她見到一羣的兒童在市場上遊戲的時候，她便覺得他也在那裏奔跑，當她走

到家中，她便堅信她的那個小孩子仍坐在屋外那些危險的石塔上睡着。她所有活着的孩子確沒有那一個如她的這已死的孩子這般常在她的心中。

魯濱死了數年以後，又生了一個妹妹，當她年齡稍大，能在市場上奔跑，抽陀螺的時候，有一次也坐到門前石塔上休息。但她的母親頓時覺到有人牽了她的裙角一下。她走出來很粗魯地拉起這小妹妹，使他終身不能忘記。

當她的母親說：『你可知道你曾有一個小兄弟，他的名字叫做魯濱，他因為坐在這些石塔上受了寒死的？你願意死了離開你的母親嗎？寶太？』的時候，她臉上是一樣的奇怪，她的聲帶是怎樣的戰抖，她分明記得。

不久，魯濱兄弟在他的兄弟姊妹們心中便和在他的母親心中一般活着了。她能使他們和她一般看見他，他們不久便也看見他坐在門外石塔上了。他們自然不肯坐在那裏。誠然，他們一看見有什麼人坐在石塔上，或石欄杆上，或大路旁的石頭上，便覺得心中如針刺一般而想及魯濱兄弟了。

不但如此，他們每每談論起魯濱兄弟來，便尊奉他是一切孩子中之最高貴者。因為他們誰都知道他們是一輩討厭而難養的兒女，祇有使他們的母親望慮而深感煩惱。他們不相信他們中有誰死去，她也會十分悲哀的。但她對於魯濱兄弟確是哀悼異常，所以說得定，他必是比他們善良得多的一個孩子。

他們每每心想：『咳，要是我們能夠如魯濱兄弟一般給母親歡喜便行了！』可是他們所知道關於他的事，僅是他曾抽陀螺並在石塔上受了寒一點，此外毫無所知。但他必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人，因為他們的母親是這樣的愛他啊。

他也確是不可思議的；任何孩子都不及他的為他的母親所愛。她的丈夫業經去世，她終年終日在窮困中勞碌着。但孩子們對於他們的母親對於那三歲的小孩子的悲哀的信心至為強固，以致他們深信假使他尚在人世，她必不悲傷她的不幸的命運了。他們每次看見他們的母親哭着，他們總想這必是因為魯濱兄弟已死，或是因為他們不如魯濱兄弟之故。不久，他們心中便生起了一種和他們的這已死的小兄弟競爭母親的愛的願望。祇

要她能對他們和對他一般關心，他們對她的一切便無不盡心做去。我想，即以此種願望，所以魯濱兄弟所做的成績才比其他任何孩子都好些。

試想當大哥第一次因划一個客人過河得了若干錢，回來送給他的母親，自己却一文不留的時候，是怎樣的情景啊！當時他的母親面孔上表現異常歡悅，以致他覺得至爲可驕，忍不住表示他有怎樣不可限量的雄心異志。

『母親，我現在和魯濱兄弟一般好嗎？』他的母親遲疑地看着他。她似乎正在以他的新鮮有光的面孔和那坐在門外石塔上的小孩的慘白色的面孔兩相比較。她假使能夠答聲『是』，倒情願如是答應了，可是她實在不能啊。

『伊凡，我很愛你，但你將來是不會比得上魯濱的。』比得上魯濱，是出乎他們的能力之外的；一切孩子都認識此點，但他們仍不肯不努力試驗。

他們已長大成人，並且身體強健而有能力了；他們努力上進，以求財富和名譽，而魯濱兄弟仍靜坐在他的石塔上。但他的前途仍是無限，誰都望塵莫及。

後來他們已能逐漸使他們的母親安舒而家境寬裕的時候，每有一次成功，每有一次上進，祇須他們的母親說：『咳，我的小魯濱能親眼見此便好了！』便是充分的酬報。

魯濱兄弟緊隨他的母親一生，一直到她的死。即因為有他，所以一羣兒女雖緊圍着她，她亦免了死之痛苦，因為她知道他們是擁她到他那裏去的。母親當最後一息時，因想及她正往見小魯濱，不覺微微一笑。

於是其忠實的愛曾提高了一個可憐的三歲小孩子的聲價和尊嚴的人逝世了。

但這也不是小魯濱的故事的結局。在全體的兄弟姊妹看來，他已成了他們的努力的人生，對於他們的母親的愛，對於歷年的奮鬥和失敗的傷心回憶的象徵。當他們談及他的時候，他們的聲帶中總有一種豐滿而溫暖的東西。

因此他又流入他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了。他的母親的愛會把他提高到了偉大的地位，而這偉大的影響力又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寶太姊妹有一個兒子，他和魯濱舅舅有很多的關係。

他坐在河邊欄石上凝視着河水的時候，年方四歲。草枝打着旋渦向海中流去。這小孩子坐着，以成人們聽到他入的冒險生涯而自己安然無事的時候的寧靜注視着。但他的和平的玄想爲他的母親所打破，她一看見了他，便想及了她娘家的石塔和他的兄弟。

『啊，我的親愛的小孩子啊，』她說，『不可坐在那裏！你可知道你的媽媽會有一個小兄弟名叫魯濱，他也是四歲？他正是因爲坐在這樣的一個欄石上受了寒而死的。』

這小孩子不願正當愉快地沉思默想的時候受人妨礙。他仍安坐着作玄想，同時他的卷曲着的黃髮垂在他的眼角上。

寶太很粗魯地拉着她的小孩子，若因其他什麼人的緣故，她必不肯如此；正因爲是爲她的親愛的兄弟的緣故，才肯如此的。於是這小孩子也知尊敬魯濱舅舅了。

又有一次，這黃髮的小人跌在冰上；他是被一個頑皮的大孩子故意推倒的。他坐在那裏號哭，表示他怎樣受了他人的虐待，尤其因爲他的母親是不會離此過遠的。

但他已忘記他的母親始終是魯濱舅舅的姊妹。當她看見了亞克塞爾坐在冰上的時候，她並不走來加以安慰，却急喘喘地說：

『不可坐在這裏，我的小孩子啊！你要想到魯濱舅舅，他是五歲的時候——正和你現在年齡相同，因為坐在雪堆上死的。』

這孩子一聽到了她談到魯濱舅舅，便隨即立起，但他心中覺得打了一個寒戰。媽媽當她的小孩子在這樣的痛苦中，怎麼會談及魯濱舅舅的呢！不論他是坐在什麼地方死的，亞克塞爾並無反對之意，但現在他却似乎要將他自己的母親奪去，這是亞克塞爾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也知道懷恨魯濱舅舅了。

亞克塞爾家中，樓梯頂上有一個石欄杆，坐在上面至為有趣。下面是大廳的石鋪地板，他坐在那石欄杆上可以夢想他正身臨深淵。亞克塞爾稱這欄杆為駿馬格蘭。他騎在這駿馬的背上，躍過著火的壁壘，奔進了一座魔宮。他驕傲地，勇敢地坐在那裏，卷曲着的長髮飄搖着，正效聖佐治和毒龍奮力搏鬥。但魯濱舅舅並未想要騎在那裏。



但不消說，他是要來的。正當毒龍呻吟待斃，亞克塞爾自覺得勝的時候，他忽聽得他的保姆喊道：「小亞克塞爾啊，不可坐在那裏！你要想到魯濱舅舅是當八歲的時候——正和你現在年齡相同，因為騎在一個石欄杆上死的。你不可再坐在那裏啊。」

這魯濱舅舅真是一個嫉妬的愚人啊！不消說，這是爲亞克塞爾所不能容忍的，因爲他正在格斃毒龍，搭救公主呢。他如不向外一看，他倒顯得他也能奪獲得勝的榮譽了。他如跳到那石鋪地板上，將腦漿迸出，他便要自覺敗北，上了那個大謊家的當了。

可憐的魯濱舅舅啊！這會在有日光的市場上抽陀螺的可憐的小孩子啊！現在他竟要學習如何做一個偉人了。

那是在鄉間伊凡舅舅家裏。有若干表兄弟姊妹聚集在美麗的花園裏。亞克塞爾也在那裏，心中充滿了對於魯濱舅舅的仇恨。他希望知道他是否也要煩擾其他什麼人，但有一種東西令他不敢啓口發問。他竟似正在犯着一種瀆神罪似的。

最後，大人們都走去了，祇有孩子們留在那裏。於是亞克塞爾問起他們是否也會聽

說過魯濱舅舅。

他看見各人的眼睛都閃着光，有許多小拳頭緊緊地握着，但那些小嘴似乎一律曾受過教訓，知道尊敬魯濱叔叔。『莫做聲！』全體齊聲說。

『不！』亞克塞爾說：『我要知道除我而外，他還煩擾其他什麼人，因為我想他是諸舅父中最討厭的一個人。』

這勇敢的字樣打破了這些受着煩擾的童心的憤怒的隄閘。大家發着怨言，嘵嘵不休。一羣虛無黨辱罵一個暴君的時候，必是這種情景。

這可憐的偉人的罪惡錄展開了。

魯濱叔叔會虐待他的全體兄弟姊妹的孩子。魯濱叔叔願意死在那裏，便死在那裏。魯濱叔叔願意擾亂什麼人的和平，他的年齡便和什麼人相同。

他雖則顯然是一個說謊家，但他們對他不得不表示尊敬。他們在沉默的心底上可以恨他，但如輕視他或對他表示不尊敬，那末，便要受禁止了。

當成人們談及他的時候，他們是什麼態度啊！他真的會做過這樣不可思議的事的嗎！坐着死了，絲毫不足奇怪啊。不論他會做什麼偉大的事業，總之，他現在是濫用其權力了。孩子們不論要做什麼事，他總加以阻撓，他真是一個嚇人的怪物啊。他們在青草中午睡，也要被他驅逐。他曾尋出他們在公園中最好的躲藏所，並且禁止他們走到那裏。他的最後行動便是騎在馬背上到乾草堆中驅逐他人。

他們都明知這可憐蟲本來不過三歲。現在他和十四歲的大孩子爲難，便說他也是十四歲，這是最討厭的一事啊。

說他怎樣怎樣，都難以置信。他曾在堤邊垂釣；他曾划過小平底船；他曾攀上池畔垂柳，很有趣地坐在那裏；誠然，他曾在火礮角上睡過覺的啊。

但他們誰都知道無法避免他的虐待。訴說出來，固是一種寬慰，但不是一種救治。他們是不能背叛魯濱叔叔的。

這些情形你們是不會相信的，但當這些孩子長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他們

便隨即利用起魯濱叔叔來了，和以往他們的父母的辦法完全相同。

這班後輩現在已年老了，他們的子女也完全學會了他們的教訓，所以有一年夏季，在鄉間，有一個五歲的小孩子，本來坐在石塔上等待馬車的，忽走到他的祖母寶太面前說道：

『祖母曾經有一個兄弟，他的名字叫做魯濱。』

『你說得很對，我的小孩子啊，』祖母說着隨即立起來了。

這在這班後輩看來，便是一種標識，竟似他們會看見一個老王黨在國王查理肖像前俯首爲禮一般。這使他們理解魯濱叔叔所以雖濫用其地位而仍永不失其偉大者，祇因他曾被深切地愛着。

在今日，一切的偉大資格均須細加審查，故利用他，亦必須較前更加審慎。他的年齡限制減低了；樹木，船隻，和火藥角，是不怕他走來干涉的，但凡能坐的石頭都是不能逃脫他的。

今日的孩子們對待他，和他們的父母大不相同。他們公然地，無所忌憚地批評他。他們的父母不再懂得如何獎勵盲目的，因威嚇而成的服從了。學校中的小女孩子討論着魯濱叔叔，並且驚訝他是否並不是一個什麼神怪的人物。六歲的孩子竟提議要用實驗來證明坐在石塔上並不會便要受寒而死。

但這不過是一時的心情而已。這一代的人在心底上的信任魯濱叔叔的偉大，正和前代無異。

將來總有一天，那些嘲弄者要走到他們的祖先的家裏，想找那塊舊石塔，就其上樹立一方石碑，在石碑上刻着金字。

他們起初嘲笑魯濱叔叔若干年，但一至年長，自己養育了小孩子，便相信這位偉人的用處和需要了。

「啊，我的小孩子啊，不可坐在那些石塔上，你的外婆曾有一個叔叔，他的名字叫做魯濱。他是當你這樣大的年齡，因為坐在這樣的石塔上死的。」

母親的心

如此情形，將終古而不變•

# 一個孩子的星夢

英國 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著

從前有一個孩子，他很愛踱步，並幻想着許多種的東西。他有一個妹妹，也是一個孩子，並且是他的刻不相離的伴侶。這兩人時常整天裏驚異着。他倆驚異着花兒的美麗；他倆驚異着天空的高遠和蔚藍；他倆驚異着明淨的水的深邃；他倆驚異着創造這可愛的世界的上帝的仁慈和權力。

他倆時常互相攀談，有時便推想道：假使全世界的孩子通通死了，那末，這些花兒，水，和天空，是否也覺得悲哀呢？他倆相信牠們是一定要覺得悲哀的。因為，他倆說，那些花蕊，便是花兒的孩子；那些在山腰上向下跳躍着而心中很快活的小溪，便是水的孩子；那些整夜裏在天空中玩着捉迷藏的燦爛的小點，一定便是星的孩子；牠們失去了牠們的遊伴——人們的孩子——自然誰都要悲傷的了。

有一個光明而閃灼的星，每天都比天空中其餘的星出來早些，靠近那教堂的尖塔，

懸在那些坟墓上面。他倆以為這星比其餘一切的星都大些，並且美麗些；每天晚上，他倆都手攙着手，立在窗前注視着這星，誰先看見牠，誰便喊道：『我看見那個星了！』他倆時常一齊喊出聲音來，因為他倆都知道這星什麼時候要出來，並且在什麼地方。因此，他倆便成了這星的很要好的朋友，以致他倆每晚上床睡覺之前，總再向着窗外仰望一次，和那星告別；他倆每掉頭去睡覺的時候，照例總說道：『懇請上帝賜福給這星！』

但是當妹妹年齡尙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她的身體便衰弱了，後來她竟衰弱得不能再於晚間站立在窗前了；因而便祇有這孩子一人獨自悲哀地仰望了。他每次看見了那星，便掉轉頭來，對着床上蒼白而憔悴的面孔說道：『我看見那個星了！』於是那面孔上便現出一陣微笑，發出微弱的小聲音說道：『懇請上帝賜福給我的哥哥和那星！』

光陰過得太快了！還沒有覺得，已祇有這孩子一人獨自向窗外仰望了，那床上也沒有面孔看見了；那些坟墓中已多出一個小坟墓來了；他含着淚仰望那星的時候，那星已有了許多很長的光線直射着他了。



現在，這些光線是非常光明的了，牠們似乎造了一個光明的道路，從大地上一直通到天上，以致這孩子每天到他的寂寞的床上睡覺的時候，他總夢見那星；夢見他仍仰臥在床上，看見許多天使帶領着一羣的人在那閃爍的道路上向上走。那星張開着，對他顯出了一個偉大的光明世界，那裏有更多的天使，正在準備歡迎他們。

那些準備歡迎的天使，排着許多很長的隊伍，都把他們的發光的眼睛直對着那些被帶領到那星上去的人；有些天使從那些隊伍中走出，直撲着那些人的頸項，溫柔地吻着他們，又和他們沿着那些光明的道路而下，他們伴侶中很爲快樂，竟至使仰臥在床上的他也歡喜得哭起來了。

但是有許多天使沒有和他們一齊下來，其中有一個是他認識的。那會仰在這床上的憔悴的面孔上生了光輝，正燦爛四射，但是他的心却在衆天使中認出了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的天使逗留在那星的入口旁邊，對着把那些人帶領到那裏的衆天使中的領袖說道：

「我的哥哥來了嗎？」

那領袖說：「沒有來。」

她滿懷希望地把頭掉轉過去了，這時這孩子伸張着他的四肢，大叫道：『啊，妹妹，我在這裏！把我帶去吧！』於是她把她的發光的眼睛又掉轉過來，直對着他。原來是夜間，那星的光輝直射到室內，他含着淚仰望牠的時候，牠發出許多很長的光線直射着他。

自此以後，這孩子每晚到了那個時辰，便仰望着那星，好比他每天都不離家中一般；他想，他不但屬於地球，並且也屬於那星，因為他的妹妹已先到那裏去了。

這孩子又生了一個弟弟；這嬰孩還沒有會說話的時候，有一天便在他的床上伸張着他的小手死了。

於是這孩子又夢見了那開朗的星，那些天使和那些人們結隊而行，那些排列成行的天使都以他們發光的眼睛注視着那些人們的面孔。

他的妹妹的天使對那領袖說道：

『我的哥哥來了嗎？』

那領袖說：『不是你的哥哥，却是你的弟弟。』

當這孩子看見了他的妹妹擁抱着他的弟弟的時候，他大叫道：『啊，我在這裏，把我帶去吧！』她聽了掉轉頭來，對着他微笑。那星仍是照耀着。

他長成一個青年人了。有一天正在忙着整理他的書籍的時候，有一個年老的僕人走來對他說道：

『你的母親歸天了。我爲她賜福給她的親愛的兒子！』

到了夜間，他又看見了那星和以前所見的那些人們和天使。他的妹妹的天使對那領袖說道：

『我的哥哥來了嗎？』

那領袖說：『是你的母親！』

於是全星中都大聲歡呼，因為這位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團聚了。他伸長了他的兩臂，大叫道：『啊，母親，妹妹，弟弟，我在這裏！把我帶去吧！』他們一齊答道：『還沒有到時候呢。』那星仍是照耀着。

他長成一個大人了，他的頭髮已經變成灰色了。有一天晚間，他正坐在爐邊的椅子上，心中充滿了悲哀，面孔上沾濡着淚痕，那星又開展在他的面前了。

他的妹妹的天使對那領袖說道：『我的哥哥來了嗎？』

那天使說：『沒有，他的小女兒却來了。』

這位從前是孩子的大人，看見了他新失去的女兒，原來她也和那另外三人一同做了天上的人了；他說：『我的女兒的頭倚在我的妹妹的胸前，她的一隻手臂圍住我的母親的頸項，她的脚下是從前的那個嬰孩，我也沒有什麼不忍和她分別了，我感謝上帝！』

那星仍是照耀着。

這孩子已變成老人了，他的從前豐滿的面孔上已經生了皺紋，他走起路來已經很慢

而無力了，他的腰背已經彎曲了。有一天夜裏，他正仰臥在他的床上，他的孩子們環立在床前，他忽然和許久以前一般大叫道：

『我看見那個星了！』

孩子們互相私語道：『他是死了。』

他說道：『我還沒有死呢。我的年齡如同衣服一般正在從我的身上脫去，我變成一個孩子向那星上去了。啊，我的上帝，現在我感謝你，因為那星能時常開展着，歡迎那些親愛的，他們正等待我呢！』

那星仍是照耀着，照耀着他的坟墓。

## 童心

美國 毛倫保 (Walter J. Mullenbury) 著

這管着耕耘機的孩子，當馬兒從柔輓的，鬆散的田土中走向路旁比較堅硬的夾雜着草根的泥土上的時候，挺直着身子。他很嚴厲地罵着那兩匹似乎走不動的馬兒，把耕耘機掉轉過來，使各個鏟頭向另外一行泥土裏鏟去。繼而馬兒走得比較慢了，於是他俯身低頭注視着從下面經過的玉粟黍四週的泥土。

他至多不出十六七歲，因為他的渴望着的兩眼從柔輓的睫毛下露着，他的面龐顯露着光滑的，健壯的童顏，他那褐色的兩手非常細小，簡直不能緊握着那些沉重的槓杆。當他舉起鏟頭的時候，他的手指都暴露着紅紋，他的嘴角都向內陷凹，顯出他正在集中全身的氣力。有時他用力纏結在他的兩肩上的韁繩，但除却他突然地低聲命令着馬匹的時候，他是毫不做聲的。他到了田的盡頭，舉起鏟頭，呆滯地跳下耕耘機，挺直着身子仰臥在路旁初生的春草上面。

他周圍的世界充滿了慈祥燦爛的光彩。靠近身畔，日光照耀下的玉粟黍田宛如碧波蕩漾的大海，遠望田塍萬頃，陰色深沉，和耕地上的光彩，恰成對比。仰觀初夏的碧色天空，澄澈如洗，日光向大地上斜射着。清潔新鮮的空氣中已充滿着正午時分疲倦的睡態了。

這孩子無精打彩地張望着那些尚未耕耘的，排列成行的禾苗。靠近身畔的禾莖已長得堪與日光爭勝了，但遠處田裏的禾苗却好似一幅綠色的薄幕覆蓋在暗黑色的土壤上。耕耘機的後面，有一羣山鳥正在新翻的土壤上覓食。這孩子兩眼半睜半閉地注視着牠們。每一個山鳥吃飽了，總要在一堆潮溼的黑土上跳躍，一時因肚中已不能再吃，覺得心滿意足，便急速地飛到鄰近草場上的柳樹林中。在一個籬落的柱子上，有一隻百靈正在以悠揚的音樂充填到這沉寂的空氣中。當這百靈縮着頭表示非常快樂的時候，這孩子瞥見牠那黃色的喉頭上的黑斑的閃爍，因日光的照射，更加顯出活躍的神采來了。

百靈飛去了，這孩子又站起無精打彩地爬上耕耘機的座位。他拉緊馬韉，馬兒又走

入田中了。但有一匹馬，雖是一匹壯健而有力的棕色馬，但遲遲不前，有時竟至差不多停步。

耕耘機向一旁歪着，鏟頭把禾苗的根鏟出了。這孩子用力抽着韁繩劈拍地鞭着馬背，一面說：『向那邊走，吉姆！』吉姆規規矩矩地走了一晌，隨即又遲遲不前。這孩子突然地起了暴怒，殘忍地用力抽着韁繩，使韁繩在馬嘴裏刺着，一面以緊迫的字樣低聲咒罵着。馬兒停步了，鏟頭出軌了，又鏟着禾苗的根了。這孩子由暴怒變爲鎮靜，繼而從耕耘機上跳下，聚起韁繩鬆散着的一端，以之竭力鞭打着馬頭。他的面孔變成乾燥而慘白了，他的兩眼閃着光輝。他一面鞭打着，一面說着。

『該死，你這懶畜生，我要教你知道究竟誰做這工作——你啊，還是我！』他說時喘着氣，語調非常嚴厲，和鞭打聲相間。繼而又咒罵着；咒罵着工作和馬兒。疲倦的神色現在他的面龐上。最後，他停止了。他的兩頰上生起了微微的紅暈。那馬站立着，因為痛苦和駭怕，筋肉祇是戰抖，起着旋渦，這孩子看了一會兒，然後莊重地走回來，爬



上耕耘機的座位，馬兒繼續着前進。現在牠們規規矩矩地走着了，這孩子有所命令，牠們無不聽從了；這孩子凝視着急速地向後移動的地面，面龐上的兩個紅渦仍然顯露着。

他們在田裏走了一趟。轉回的時候，到了路旁，這孩子急躁地停止了，從座位上跳下，走到被他打過的那馬面前。那馬祇是戰抖，並對着牠的同伴驚跳着。這孩子撫摩着牠的頸項。

『誰啊，吉姆！馬啊，還是孩子！』他說。

他停止了，然後走到路的對面草場上，採了一抱肥嫩的三葉草。他拿來喂着馬兒，每次一束。兩馬切望地吃着，當牠們延頸就食這些嫩草的時候，一切駭怕的痕迹都消失了。這孩子的面孔上現着兩種相衝突的表情。有時兩頰是溫柔的，兩眼中流露着稚態，繼而又現出一種奇怪的，乾燥的表情來，和老年人一般，使他的嘴的四周生起了緊張的紋；但當他爬上耕耘機的座位時，却祇有比較溫柔的表情。

兩馬正打算牽着韁勒的時候，這孩子忽聽得後面路上有得得的馬蹄聲。他回過頭來

看，原來是一個隣家的孩子名叫西蒙比爾的，從山上騎着馬疾馳而過。這孩子連忙掉轉頭，一似沒有看見比爾似的，準備策馬前行。比爾究竟是做什麼的呢？他倒似乎是無事忙的啊！他的光滑的大面孔，有長髮蓬鬆地覆在額前，這常使這孩子不快。他拉緊了韁繩。

「喂，法郎克，等一會兒啊！」比爾粗笨地從那小馬背上跳下。

這孩子把韁繩纏繞在橫杆上，仍掉轉頭來。

「你好嗎，比爾？」他無精打彩地答着。

比爾把那小馬——一匹棧色的馬——拴在楊柳樹上。

「喂，你想我的這匹新馬如何？」他走近一步，俯身到籬邊。「我自己訓練牠的——並且祇有我一個人！現在想起，那真是不容易的事啊！想來你也看見過牠跳躍和蹣着後腳的吧！」

他倆靜默了一會兒。比爾拿着土塊向那小馬投擲，藉以作樂；那小馬每被打一次，

即狂跳一次，牠的身體戰抖不止，牠的兩眼大張着。

比爾投擲了幾個土塊後，即掉頭對着這孩子。

這孩子隨即抬起頭來望着。

『是的。我將到達科他我哥哥的牧場那裏去。我在這裏工作得真夠了——太苦了。工作，工作，一天到晚，工作，吃飯睡覺的閒暇都很少。夏季，你要把頭忙壞了，到了冬季，倒有兩個月閒着，不知做什麼好。』

這孩子遠望着田裏。便是比爾，也可以走開了。他那呆滯的，懦弱的兩頰，露着兩隻小眼睛，好奇地訂視着，倒使這孩子感覺得討厭。比爾又拾取了一個連着草根的土塊，向那小馬身上擲去，因而那小馬極野蠻地跳着，把那楊柳樹幾乎牽到了地上。

這孩子掉頭對着比爾，漲紅着面孔。

『喂——假使你要在這裏，你便不可拿着石頭投擲那個小馬。你萬萬不可這樣馴服牠——你這傻子啊！』

比爾鎮靜了一會兒。這孩子看見比爾面孔上現着一種懷疑的驚訝表情，繼而呈着紅磚一般的紅色。他不會等待比爾答覆，便鞭着馬走了。

他回頭看時，比爾正騎着馬向山頂上去了，他的身子和馬的疾馳的律動相應着震顫。這孩子甚爲慶幸比爾發了怒。他不願意有人在他的周圍。並且，爲什麼比爾有機會到別處去呢？他的兩眼漲得灼熱了。

上午慢慢地過去了。最後牧場角上的白楊的影子直指着北方的時候，這孩子便把馬解下，取了一把草，細心地把耕耘機上的鏟頭揩刷得很乾清，揩完後，一一掛在鈎子上面。他把繩索掛在背上，沿着山坡跋涉而上，一路從溫暖的塵埃中穿過，水桶和他的步履相應着搖擺。他和他的馬匹都達到山頂了。家宅距大道是很近的。他能看見他的父親正攜着一籃子木柴向家中走去。他希望他的父親不走来幫助他卸除馬具。他希望他一人獨處，無人相伴；他最怕用膳時和他的父親對面談話。他的兩眼又漲得灼熱了。在他看來，一切都是乾燥無味的啊！他照例總在吃飯時回家，這時他的父親照例總在馬房內外

工作，在他將到家時片刻前便停止，以便幫助他卸除馬具。並且當他回到家裏時，飯菜照例已經備好。這孩子惡狠狠地踢着一個土塊。

他在水槽旁停止了，渴了的馬兒隨即探首入內吸着水。他的父親從馬房裏走出了，手裏拿了一把乾草叉，就水槽旁坐下，一面拿着草帽搗風。這孩子注意到他父親不過比平時疲倦些。他的櫻色的頭髮已經花白了，戴着帽子的部分，尙留有汗迹。他的兩眼似乎不及平時的歡悅，他的面孔也不及平時的紅潤。

馬兒從水槽裏舉起了頭，這孩子便把牠們牽入馬房。他的父親跟隨着他。

『耕耘得什麼光景了，法郎克？』他的父親走入馬房時間。

『噢，還不差。』

『地土很堅實，是不是？』

『不很堅實。』

他倆靜默着卸除馬具，兩馬探首在新切的草料中，鼻孔吹着芬芳而有刺戟性的灰塵

。當這孩子替一匹馬解軌的時候，那馬連忙縮首脫軌，乘勢伏下了。牠的面孔上怒目炯炯地扭曲着，呆滯而從容地低聲咒罵起來了。於是他拾起馬軌，以之擊着那馬的身子。在他蹙着的睫毛下，他看見了他的父親正站立在門口，面孔上因蓄着怒恨而泛着白色。這孩子突然停止了。他向來沒有看見他的父親有這樣的面孔。既而他又看見他在門口轉身了。

馬兒都喂好了，他倆穿過那炎熱而荒蕪的天井裏，走向住屋。他倆走進那幽暗的室內時，他的母親便從廚房內走出了，一面低聲哼着。她舉起了雙目看着他倆。她一面工作，一面歡悅地談論着。這孩子一聲不作。他看來似乎正在從窗口望着屋外的果樹；實際上，他正在從他的蹙着的睫毛裏，以目光追隨着他母親在室內的動作，這時她正在安放小桌子，預備他們三人午膳，一面仍低聲哼着。這孩子看見她時常停止工作來咳嗽。這並不是不常有的情形，但她有一次咳嗽得非常厲害，以致她的面孔變成了慘白色。他不安地憐憫着她，發見她經過這樣變化後，便不再咳嗽了。她每有一次動作，他總以目

光追隨不捨，雖不能怎樣迅速，但他總能看見並且感覺到那使她的兩眼昏暗而不免令人駭怕的呼籲。

杯子中貯了水之後，他們三人便都坐到桌邊。他們靜默無聲地吃着。這孩子不住地目送着他母親的面孔。想來她今天總有些異樣。他希望她不穿那件黑色衣服，這樣，倒使得她的面孔看來更加慘白，她的兩眼更加覺得大而光亮了。他急速地吃着。他的父親和母親爲什麼不談話呢？他倆往往拿鄰家姑娘來和他開玩笑。但他倆久已不如此了。他懷疑着究竟爲什麼呢。他倆爲什麼一些話也不說呢？這樣也太沉寂了。

他吃好了，連忙把杯中剩下的水喝下，然後推開他的椅子。他的母親急速地看着他的父親。這孩子不安地貼近注視着他倆。他們兩人似乎心中都有所顧忌似的。他的父親細心地展開着什麼東西，然後又復合起。繼而他又把牠放到他的碟子旁邊，自己嗽着喉嚨。他坐在他的椅子上把頭掉轉過來。

『等一會兒，法朗克，』他遲疑地說着。

這孩子也掉轉頭來；對他的父親看了一眼，然後坐下了。

『我想今天下午不要去耕耘吧，法朗克，』他的父親很慢地說。

『爲什麼——』，『這孩子說了又忽停頓。』

他看見他的母親面孔上又呈現着可怕的蒼白色了。他的父親也似乎正在煩躁不安。

他的兩腿興奮地時而交疊，時而分開。

『喂，法朗克，』他繼續說，『是這樣的。你的媽媽已不舒服了許多時，上午我們會騎馬到醫生那裏去看究竟是什麼毛病。』

這孩子的母親走到他的椅子後面。他覺到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稍稍轉過頭來，兩手緊緊地握着椅子。

『你不要駭怕啊，法朗克——醫生說不十分要緊啊。』

他覺到他的母親的手指正在扭着他的頭髮。

他把頭完全向後掉轉，靜默着看着他的母親，覺得有些駭怕，一似他倆中間有一種



兇惡的魔障站立着似的。他看見她的灰色的兩眼上現着美麗的細紋，呈着呆滯而慘澹的色彩。這孩子坐着凝視他母親的神色的興奮，竟使她的兩頰上生起了顏色，因而他再也不看着她了。一面他極力懷疑：爲什麼他沒有看見她的頭髮上的灰色，或面孔上的細紋，或是她的咳嗽聲的呢？咳嗽——說得定，他也許已看見過。他的身體柔輦地倚着椅背。

「醫生說媽媽的病很重，」他的父親繼續說，他的語聲中簡直毫無生氣和感覺。「但他說，假使她住到什麼空氣比較乾燥的地方，便會好的。」

「他說是什麼病呢？」他以緊張的聲音問。

「他說病是在肺部。」

他們說了便沉默着。他望着窗外遠遠地有一個草積立在沉鬱的耕地背景裏，像一堆暗色的黃金。

他的母親仍站在他的椅子後面。在這全室沉寂無聲之中，他耳中分明聽得她的不平

勻的呼吸。繼而他又聽得他的父親在椅子上轉身了。

「啊，媽媽不如向西都去——我們可以一齊去，」他說時強露着歡悅的神色。『也許我們能在那裏開發出一個小田莊來。』

「這裏的田莊怎麼辦呢？」當她說時，這孩子覺到他的母親的手更加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他從窗口回過頭來，忽見他的父親的兩眼正在注視着他。他看見他的面孔上又漲紅了。

『我想我們不如把牠賣掉。我可以得到一大宗款子。自從這些早年以來，僱工是很少的，田租又是很低的。我們實在不能把牠租出的啊。』

這孩子又瞥見他的父親的目光失望地貫注在他的身上了。

『但是我們實在不能把這老地方賣掉；我們已把牠整頓得這許多時了。』

這孩子不安地想起了他母親的語聲的中斷了。他坐正了，他的身子挺直着。他倆打算他留在這舊田莊上嗎？他不願——他不能那樣！他倆也無權要求他那樣。但他又記起

他父親眼中突現的希望了。

他從他的椅子上站起，經過他母親的面前，也沒有看她，然後拿起他的草帽向外走，無聲無息地放下門帘而去。

當這正午初過，令人欲睡的時分，大地正暖烘烘地睡眠着。早晨的清鮮已過去了，無精打彩的霧已經下沉了。這孩子遙望着那蒼色朦朧的天壤相接的地方。那裏是多麼不可異議的地方啊！他呆滯地向前走着。他倆是無權打算他那樣的啊！

他半意識地走到了住屋北面的小樹林中，這裏是他幼小時遊戲的地方。每當夏季寂靜無人的時候，隣家的孩子們便要來到這小樹林裏，扮着印第安人，搜集雜物，假裝像煞有介事地，拿着綠色的樹枝拼命地攻擊那白色的小屋。他們一向的生活是多麼快樂啊！但他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他已長大了；他每次走進這寒氣逼人的樹蔭下，便覺得有一種漠然的渴望。

他尋着葱茂的醋栗叢中一個已經不易辨別的荒逕前行；他終達到了他的目的地。那

裏有一個兩呎高的斷樹幹，上面有少許粗糙的木片，他便以此爲天然的椅背。

這孩子坐了片刻，背倚着那樹幹，睫毛下垂着。林中朦朧的空隙促起了他的回憶。他正在沉思默想的時候，日光從橡樹葉中紛披地射入，使他的面龐柔嫩得簡直和小孩的面龐一般。

突然地，他挺直着身子，無可奈何地煩躁着。爲什麼事物一定要變成這樣的呢？他不願再長大了——他情願是一個小孩子。假使他仍是一個小孩子，那末，他的父親和母親倒不打算他留在田莊上了。他從默想中又看見了他的母親的情景，看見了在她那莊嚴的，慘白色的面孔上不自然地閃着光的幽暗的兩眼了。繼而又看見了那邊幅冗長的黑色衣服——那真是可怕啊。這孩子的思念化成混亂的緊張情緒了。

當他垂着睫毛再坐下的時候，他忽空漠地想起他周圍的生命。知更鳥在枝頭跳躍着，唱着歌兒，喳喳地叫着。一隻翡翠色的椋鳥的爆裂的叫聲愈叫愈高，宛似在攻擊着鳥類的固有制度。一個蜜蜂懶散地，嗡嗡地從面前飛過。有時萬籟俱寂，杳無聲息，一會

兒，混亂的樹聲又颯颯地響起了。

在靠近這孩子的短樹上，他忽然覺到有一種顫動的聲音。起初，他看不見什麼；繼而他看見一條蛇——青蛇——正在地上扭曲着，同時在這矮樹上面，也有奇怪的，低微的不安的聲音，原來一隻櫻色的鷓鴣正在翱翔。他嚇呆了。他每看見一條蛇，總是感覺肉麻！但他仍俯身向前，細心地注視着。這鷓鴣的身上點染着櫻色的羽毛，上下飛躍，正在和那條蛇戰鬥。繼而他明瞭原委了。距那斷幹數碼的地方，醋栗叢中有一個鳥巢。沿着巢口的四周，是大張着嗷嗷待哺的小嘴。這條蛇正在遲緩地向那鳥巢中爬行。

牠差不多靠近那裏了。那鷓鴣奮力使着牠的武藝，以保護牠的小生命。牠的身子再三在這沉寂中飛躍，拚命地攻擊。那條蛇從地上昂起頭來，上下顎大張着，但因上面擾亂的恐怖而折回了。

那條蛇終於達到了鳥巢。牠在巢邊扭曲着。那鷓鴣以敏捷而銳利的注意，向牠的仇敵猛撲而來。這孩子所能看見的祇有櫻色羽毛的模糊和蜷曲着的紅色的身子的閃爍混成

一團而已。一會兒，那條蛇從鳥巢中蜿蜒地游出了。那鷓鴣鳥仰臥在地上，有斑點的白色胸膛上染着殷紅色的血迹。牠輕輕地鼓着雙翼，然後便靜着不動了。

這孩子仍倚身到那樹幹上，閉起雙目。他急切地鬆弛了他的呼吸。他的喉嚨緊縮得差不多窒塞了。他向來看見動物被宰割或是被殺，便生着恐怖。這時他加倍感覺恐怖了，他本可幫助那隻鳥兒——並且其餘沒有人能夠幫助。但他不過是一隻鳥兒罷了；這類的事時常發生——都是必然的：但他委實不能忘記那垂死的鷓鴣鳥的鼓翼。繼而，突然地，他憶起他的母親來了。

過了許多時，他睜開眼睛。樹啊，天空啊——整個的曠野都在睡眠着；穹蒼的絕對寧靜輕輕地懸掛在空中，並以疲倦欲睡的光彩籠罩着大地。於是這孩子願捨身於這沉寂中了。他的眼中反映着午後神祕的，沉默的情調。

在西方，破碎的雲兒一堆堆地重疊着，在滿天空，牠們狹長的流光，達到太陽的附近時忽變着暗黑色，於是塵沙飛揚，陰霾四布，大地上頓成了幽暗的世界。繼而涼風悠

起，煙消雲散，日光又復照射着。

這孩子陡想起時候已不早了，連忙從地上跳起。他奇怪地覺得非常歡悅。整個下午在他心中忐忑着的混亂的情緒已消散了，他在林中一面走着，一面口中噓着嘯嘯的聲音，當他走到他的家宅旁一條小道的時候，他忽看見西方黑雲朵朵，對着天空中的紅霞跳躍着。宛似寂靜無涯的太空中的遊魂散魄。

他在風車旁停着步，望着家中，廚房裏已經上燈了；其餘的屋裏尙是黑暗的。一縷輕煙，繚繞在空中，終至化成了灰白色的微光。這些，這些，是多麼可親啊！這孩子趕快走向家中，從走廊上拿下牛奶桶，向馬房裏走去。他進門時，馬兒並未把頭從草料中舉起。牠們咀嚼的聲音，草料的甜蜜氣味，似乎是充塞這室內的一切的一部分。他的父親從馬房裏黑暗中走出了，手裏拿着一隻牛奶桶。他看着這孩子。

『我想今天夜裏的小工由我做，兒啊。你老是有閒空。你應該休息休息啊。』

『啊！』這孩子突然覺得爲難了。他對於他的父親，有異樣的憐憫心。他簡直恨不得

他自己這時已把小工做好。

他倆慢慢走向家中的時候，天色已經昏黑了。在東方的薄暗中，天邊已現着殷紅色的月亮。萬有似乎都在睡眠着，但無限的生命仍在萬有的睡眠中顫動着。橡樹林的外面，聽得雉鳩絕望的悲鳴，聲聲訴着靜夜的神祕和悽愴。從田裏向北，又有什麼人喚牛的微弱的呼聲：「鴣鴣，剝嘶；鴣鴣，剝嘶！」一時這孩子還道是天際的怪叫和音樂。定睛細思，不覺微微地一笑。

他的父親佇立在走廊上。這孩子知道他的父親正在思想什麼，不禁起了憐憫的心波。在這黑暗中，他似乎突然能夠了解得他在他的童稚的人生夢中所一向不懂得悲哀了。

他脫下他的草帽，涼風簌簌，侵入肌膚。夜是多麼嚴肅啊！大自然似乎是一種活的，美妙的力量，永久籠罩着，但時常靠近身畔。有一會兒，他的父親把手放在這孩子的肩上。於是這孩子更加貼近他了。



# 小鵪鶉

羅馬尼亞伍納栖梯(I. Al. Bratescu-Voinesti)著

一個春天，有一個鵪鶉，從遙遠的非洲飛來，她已疲倦得不能支持了，所以便落於一個森林旁的一個綠色的麥田裏。她休息了幾天之後，便開始搜集樹枝，枯葉，麥桿，和乾草，自己就一個土墩的上部建造了一個窠，因為在這裏，不致被雨破壞了；繼則她便生蛋，接連七天中，共生了七個，這些蛋都很小，和糖果相彷彿，既而她便伏在這些蛋上孵化了。

你看見過母雞孵卵的情形嗎？這鵪鶉的孵卵正和母雞孵卵的情形相同，不過母雞是伏在雞窠中，她却處在野外禾苗中；下雨時，她便和雨相打，但無論如何，她總不肯稍稍移動，所以沒有一個雨點會浸潤到她的蛋上。經過了三個星期，便有幾個可愛的小鳥破殼而出了，這些小鳥並不像小麻雀一般光滑無毛，却像小雞一般，遍身是黃色的小毛，不過較小雞還要小些，宛似七個小絲球，牠們已漸漸會在殼物脚下爬行，找尋食物

吃了。有時這鵝鶉捉着一個螞蟻，有時又或捉着一個蚱蜢，都把牠裂成許多小塊，給這些小鵝鶉吃，於是牠們隨卽各用牠們的小嘴，劈：劈：劈地吃完了。

牠們既然美麗，又很謹慎而能服從；牠們在牠們的母親四周散着步，一聽得她對牠們喊出『畢拍拉』的聲音，便很快地跑回牠的身畔。有一天，正在六月裏，農人們來收割田中的麥了，最大的一隻小鵝鶉聽得了牠的母親的喊聲，並未隨卽跑回，哎呀，便被一個孩子用帽子蓋住了。當牠覺得已被這孩子緊緊地握在手中的時候，牠心中是怎樣的駭怕，祇有牠自己能夠道出；當時牠的心不住地跳着，就如我袋中的錶一般。所幸有一個年老的農夫爲牠求饒。

『馬林，放牠去吧，牠要死了，可憐牠點吧。你不看見牠差不多已不能動了嗎？牠已嚇昏了。』

牠被放出後，便戰抖地飛回，把所遇的危險告訴老鵝鶉。她把牠拉到懷裏，安慰着牠，並對牠說道：

『你假使不聽我的話，便有什麼結果，你現在曉得了嗎？將來你長大了，你自然可以隨意所欲，但是你現在還小，你必須聽從我的話，否則便要遭遇比這次還要大的危險啊。』

自後牠們便滿足而快樂地過着活。農人割麥和裝載麥的時候，落下了不少的麥在田中，因而牠們便以此爲食糧；附近雖沒有水，但牠們並不挨渴，因爲每天早晨，牠們都啜飲草葉上面的露水。到了晝間，天氣很熱，牠們便躲到那森林中乘涼；到了午後，炎熱稍減，牠們便都走到滿是麥根的田中；但在寒冷的夜間，牠們便要團聚在一處，由老鵝用雙翼覆蓋着各個小鵝，像一個帳幕一般。牠們身上的小毛已逐漸變成絨毛和羽毛了，並藉牠們母親的幫助，已逐漸學飛了。每日學飛，都在早晨日出之前及下午傍晚的時候，因爲在晝間，有許多鷹在這滿是麥根的田上的天空中翱翔，很有危險。

牠們的母親蹲在田邊上，問牠們道：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牠們答着。

『一，二，三！』

她說到『三』的時候，嘩啦啦一聲，牠們便都從田裏飛去了，一直飛到了官道上的哨兵房那裏，才再飛回了。牠們的母親告訴牠們說，等到夏季過去之後，牠們便要作長途旅行，所以現在先行學飛，好做一個準備。

『我們那時必須飛得離地面很高，並且要經過許多晝夜，飛着不歇；那時我們向下一望，便可看見許多大城市，許多江河，和大海。』

將近八月底了，有一天下午，各個小鷓鴣正在這滿是麥根的田中靠着牠們的母親很快樂地遊戲，忽聽得有一輛馬車走近，這馬車便在那森林旁的路上停下了。牠們都舉起頭來靜聽，眼睛像黑珠一般。這時聽得有一種語聲，說道：『尼羅，追啊！』

各個小鷓鴣不懂這話的意思，但牠們的母親已經知道有人來到這裏打獵，她驚愕地呆立着。那森林本是牠們的避難所，但這獵人正是從那一方面而來。她稍一籌思之後，

便吩咐牠們匍匐在泥土上，不可稍動。

『我必須飛起；你們必須伏着不動；誰飛起來，誰便要喪命。你們明白嗎？』

各個小鵪鶉都眨着眼睛，表示牠們已經明白，於是靜默着不動。牠們分明聽得一隻狗子在田中東奔西撞的聲音，並且時時聽得一個人的語聲，說道：『你在那裏？追啊，尼羅！』

聲音逼近了——那狗子看見牠們了；牠竚立着不動，一隻腳舉在空中，牠的兩眼訂視着牠們。

『不可稍動，』老鵪鶉低聲地對牠們說了，便很快地飛得離牠們較遠了。

那狗子緩緩地追隨着她。那獵人也連忙趕來了。他的脚已很靠近牠們，以致牠們竟能看見了有一個螞蟻爬上了他的靴統。啊，牠們的心是跳得如何的厲害啊！過了數秒鐘，老鵪鶉飛起了，在狗子面前沿着地面飛着，離地面祇有數吋。狗子追逐着她，獵人也跟蹤而來，大聲叫道：『追啊！追啊！』他不能放槍，因為誠恐傷了狗子；老鵪鶉假裝着

受傷很重的樣子，所以狗子見了，決計拚命去抓她，但她見到已脫離了槍彈所能及的範圍，便很快地高飛起來，躲藏到那森林中去了。

正當此時，那些初生羽翼的小鵝鶉中之最大的一個，不和牠的衆弟弟一般依照母親的吩咐，仍伏着不動，却振翼而起；那獵人聽到了牠的飛聲，便掉轉頭來放了一槍。所幸牠已飛得較遠。祇有一個子彈穿過了牠的翅膀。牠並未落下，却勉力繼續飛着，想一直飛到那森林中去，但剛抵森林，牠的翅膀因運動過甚，起初不過破裂了的一個翅骨完全折斷了，因此，牠便帶着一個斷翅落下了。

獵人知道那森林很爲密茂，並且是一個小鳥，所以便想不到那些樹叢中找尋牠了。其餘的小鳥都仍留在原處，未嘗移動。

牠們靜聽着。牠們時時聽得槍聲和那獵人的喊聲道：「拿到這裏來！」過了片刻，馬車離開了森林旁的車道，獵人也跟在後面走；槍聲和喊聲都逐漸輕微了，並且終於消滅了。在這晚間的沈默中，除蟋蟀的鳴聲外，一點聲響都聽不着；但夜已到臨了，月亮已

上升到了卡納茲爾山頭之上的時候，牠們便分明聽得了牠們的母親從田頭呼喚牠們的聲音道：「劈拍拉！劈拍拉！」牠們很快地應聲飛去，隨即找得了她。她數着牠們；失去了一個。

『頂大的那裏去了？』

『我們不知道——牠飛去了。』

於是這痛心的鵲鴉便高聲喊着，聲音愈喊愈高，同時向四面靜聽着。忽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從森林中而來，答道：『比幼！比幼！』當她看見了牠，看見了牠的折斷的翅膀，便知牠的命運已注定了，但她却隱忍着她自己的憂愁，誠恐露在面上，要使牠沮喪。

自此以後，這可憐的小鵲鴉便度着不幸的日子了。牠把牠的斷翅拖在後面，簡直不能夠行動。他的弟弟們每天早晨和傍晚的時候學飛，牠便眼淚汪汪地注視着牠們；到了夜中，牠們都蜷伏在母親兩翼下熟睡的時候，牠便要憂傷地問她道：『母親，我將來能長好了，我將來能和你們一齊出去，我能嗎？你也將指點我那裏是大城市，江河，和

大海，你肯嗎？」

『是的，』老鶴鶉答時抑制着自己，不肯哭出來。

夏季過去了。農人們帶着犁來耕這滿是麥根的田，於是這鶴鶉便和她的兒女們遷移到鄰近的一個玉粟黍田中；過了些時，農人們又聚集到那玉粟黍田中。他們割着玉粟黍桿，並翻掘泥土，於是這一羣鶴鶉又躲避到森林旁蓬鬆的野草中去了。

美麗的漫漫長日，已變成陰鬱的短促日子了，天氣已逐漸多霧了，森林中的樹葉也已凋落了。到了晚間，可以看見遲歸的燕子沿着地面飛馳，有時又有候鳥結隊而過，而在寒夜的沉寂中，可以聽得也是向南方遷移的鶴羣的鳴聲。

這可憐的鶴鶉心中生着一種苦惱的躊躇。她情願將她自己分裂爲二，一半和她的已漸因秋深而經受不起寒冷的強健的兒女們向南方而去，其餘一半則仍留着和拚命地抱持着她的這負傷的小鳥爲伴。一天，出乎意外地，東北風大作，於是她便決定了。一個小鶴鶉死，總比全體小鶴鶉死好些——她率領着各個強健的小鳥高飛而去了，她頭也不稍



回顧，誠恐要因以軟化了她的決心，這時那負傷的小鳥悽慘地喊道：『不要撇下我啊！』

牠想飛起跟着牠們，可是不能夠，祇好仍留在原地，兩眼追隨着牠們向南方而去，牠們終於不見了。

三天後，冬季寒冷的白衣覆蓋了大地。猛烈的暴風雪過去之後，天空中明淨得如水晶一般，同時嚴霜遍地。

x  
x  
x  
x  
x  
x  
x

在那森林旁邊，仰臥了一個已折斷一翅的小鵪鶉，身上已凍僵了。牠很難過了一些時之後，便入了愉快的半意識狀態。牠的心中閃耀着見過的事物的片段——滿是麥根的田，一個螞蟻爬上了一個靴統，牠的母親的溫暖的兩翼。牠的身子翻轉了一次便死了，牠的小爪緊緊地握着，一似在祈禱似的。

# 母親的心

1935年4月出版

輯譯者 宋桂煌

出版者 宋桂煌

發售者 各大書局

印刷者 新生印刷公司

(每冊定價三角)



K178.7  
5

5